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賢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_臣賀賢智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中

明何楷撰

生民郊祀后稷以祈穀也禮啟蟄之月上辛之日祈

穀於上帝以后稷配為田功所自始也夏小正云正月啓蟄月令

云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襄七年

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之

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

祈穀於上帝焉瑞臨云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楊氏云

皆配以后稷按周禮祀天與祀上帝異稱各有所謂
孝經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亦各異文若祈穀之郊據月令與家語皆以
為事上帝而此詩末章亦曰上帝居歆此以知其為
祈穀也其上章曰以興嗣歲蓋以明末章所言豆登
之祀在正月也因祈穀而詳述后稷之農事又因述
后稷之農事而推本於所自生見天為粒食烝民而
生后稷此其所以配也后稷於長至配天其樂歌則
思天之詩於元日配上帝其樂歌則生民之詩思天
簡而生民繁者配天止渾然一天而已故以簡質為
尚配上帝則兼天與五帝其禮繁故其辭亦繁也羅
泌謂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
之始故祀五帝郊之必用上辛者何也取其新潔莫
先也祈穀之郊稱元日者何也元之為言善也甲乙
丙丁等謂之日以用辛故稱元日猶下文言乃擇吉
辰天子親載耒耜則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

日故稱元辰也祈穀與長至兩郊冬至日初長故云
迎長日之至而鄭玄以二祭為一且引易緯謂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又以為春分日漸長曰長至於論疎
矣祭天而必以祖配者孔穎達謂天無形象推人道
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是也郊特牲則云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愚謂長至之郊稷固以祖配若祈穀之郊稷寔
以功配無教民稼穡之功安得祈穀配帝乎又魯郊
以夏正孟春家語載孔子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
殺於天子是以不同葉適云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
子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
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
之郊而已此詩疑亦周公所作太史公云夫天下稱
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大王王季之思慮
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厥初生民

真韻

時維姜嫄

叶真韻 魚倫翻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紙韻

以弗

豐氏本作袞

無子

紙韻

履帝武敏歆

句朱子以歆字屬下句讀無此大法

攸

介攸止

紙韻

載震載夙

屋韻亦叶職韻相即翻

載生載育

屋韻亦叶職韻曰逼

翻

時維后稷

職韻

步欠說大云張口氣未順故以為發語辭初說大云

不順也蓋初張口而氣未順故以為發語辭初說大云

始也民凡指天下之人也鄭樵云民賴五穀以生其初

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張

文潛云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

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

莫非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

於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寔生之者也時之言

是也姜姓也炎帝之後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

姜水成成而興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也。嫫說文以
為周棄母字。鄭箋以為名未知其審。列女傳云：邠侯之
女也。諸載記俱作邠。惟說文吳越春秋作台。羅泌路史
云：后稷母有駘氏。魯東邠地。今沂之費縣南故駘亭是
也。地接齊邾亦作台。故越使魯還邾田封境至於駘上
莒人伐我園台。洎哀公時齊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入
齊矣。非武功之邠也。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馬
鄭玄云：姜嫫當堯之時為高辛氏妃。按高辛者帝嚳
之號。吳越春秋史記皆以姜嫫為帝嚳元妃。大戴禮云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
嫫。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
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嚳之女曰常儀。生摯。孔穎
達云：家語世本其大亦然。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
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鄭信識緯以命歷序云：少
昊傳八世顯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
又小於堯。則姜嫫不得為嚳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

也張融云若使稷契必譽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譽為稷契之父帝譽聖夫妻嫁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羅必駁之云傳稱堯以契為司徒棄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司徒則堯非不用之也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說畧可見矣又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譽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譽子矣何所疑耶羅革亦云王充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伏氏書及呂氏春秋皆云堯使弃為田田乃古農字見亢倉子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田師乃大農師也愚按羅氏父子所言稷契用於堯朝既有驗矣若譽之後摯嗣為帝摯立九年而廢諸侯共尊堯為帝亦以摯堯之年長子稷契論長幼不論嫡庶或古道固然堯既嗣譽為帝則為譽後者當屬堯之子孫稷不得為譽後此

周人所以特立姜嫄之廟而咏歌亦止及嫄彼有為爾也然祭法言周人禘嘗而郊稷所謂禘者乃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則周人亦何嘗不祀嘗乎又嫄若非嘗妃則何得行郊禘之禮此理甚明無容曲說生民如何問辭也此通篇之起語言所謂姜嫄之能生天下之民者何也嚴粲云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下說姜嫄生后稷之事克能也能盡其禮也周禮大宗伯職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袁準云禋者煙氣煙燼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繇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孔云鄭以禋者惟祭天之名故耆稱禋於六宗鄭皆以為天神此下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則此禋為祭天也鄭云弗之言禘也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禘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毛云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

受以弓矢於郊禋之前孔云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惟禋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禋也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惟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禋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禋配之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乃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者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禋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又帶以弓之鞬衣以授弓矢使執之於郊禋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冀其所生為男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禋之神異於常郊故也祀天而以先禋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月令注云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禋神之也曹植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時以

三牲請於高禋之神居高明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
故謂之禋黃子道周云高禋或曰高辛氏或曰有麗氏
鄭氏曰禮於高禋之下其子必得天材蓋古云然也又
蔡邕束皙皆云高禋人之先也陳際泰云祓祓除之義
所以禱於郊以祓除不祥故用弓矢後世射狐兔即其
遺也履足所踐也帝毛云高辛氏之帝也孔云以二章
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為高辛氏帝也
武爾雅云迹也按武何以訓迹武字从戈从止當是謂
兵戈所止故借以為足跡所止之義左氏言止戈為武
乃有為之言未必是武之本訓也敏說文云疾也毛云
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敏說文云神食氣也殷
大白云敏即膚敏之敏敏即居敏之敏孔云解姜嫄得
踐帝跡所繇以高辛之帝親行裡祀姜嫄行在後而踐
帝之迹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足者直謂
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謂
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謂祭而

神饗之也文獻通考載宋高宗十六年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迹之拇以故郊媒之神是生后後以為從帝嚳祀禘神之應其說頗附會玄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帝嚳行禘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譎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饗黷而不躅去禮逾遠歷世非之攸爾雅云所也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攸介以姜嫄助祭言攸止則謂祭畢之時也此起下之語當連載震載夙一氣說震說文云劈歷震物者爾雅以為動也按左傳云邑姜方震入云后婚方震與此震不同彼震通作娠此但當如字解以震而生乃見其異鄭云夙之言肅也按說文訓夙為早敬也早敬亦有肅義蓋狀其戰凜不安之意言姜嫄助祭甫畢而身如有所感如為雷所震動而肅肅然不安此蓋上帝歆饗后稷

將生故顯其靈異使之然也胡宏著皇王大紀謂姜嫄與帝嚳裡祀上帝步從帝而歸忽然心動是也又云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於是育子不可謂怪生產育養也既生而育養之及其長也則為后稷以封為諸侯故稱后以為稷官故稱稷周語云稷為大官名官以稷者以其職在教稼稷為五穀之長因以命官孔云稷字度辰今按嚴氏謂古無巨跡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口而為是說耳列子云后稷生乎巨跡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禮緯云后稷以履大跡而生史記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吳越春秋亦云姜嫄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無子竹書注

則云姜嫄助祭郊禩見大人跡履之當時歌如有人道
感已遂有身而生男是其說大都相類而列女傳之說
又較異傳云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
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裡祀
以求無子鄧元錫祖之謂有邠女未有適也故稷生長
有邠因即家室焉其後禘所自出之帝莫可名命之曰
感生帝已焉晉世張華亦有是論謂思女不夫而孕后
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是也果如所言則嫄為處
子而以淫佚聞悖於理而妨於教其謬明矣惟是履跡
之說相傳已久為有為無訖無定論韓詩說謂聖人皆
無父感天而生鄭玄云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
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娥
簡吞鳥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
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
且夫蒲盧之氣姬媼桑蟲成為已子觀乎天氣因人之
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張

子厚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子繇云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此皆信履跡之事為有者也王充謂太史公三代世表言三王五帝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乃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按帝王之紀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歐陽修云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

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
生之在於人理亦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嚴云神怪之
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跡聖人刪之久矣毛之不信
神怪其說甚正天地固有化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
不可以言稷或又以為神人之生必有異於人辭則美
矣非事實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大王孔子其生不
聞有異於人也此皆決履跡之事為無者也愚謂以履
跡為有則稷之生涉怪以履跡為無則稷之弃無因姜
嫄於從高辛郊禱之時偶緣心動而有孕事誠有之驚
疑過甚輒弃所生祇因向來不察履帝武三字之義謬
以履大人跡附會之遂使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昌
論紛然徒為圖識家噉矢耳
說文豐本不拆依注疏本今按說文無拆字諸不副說
俱作奔本皆作拆說文豐本俱作墉
豐本俱無留豐本無害叶曷韻以赫厥靈青韻上帝不豐
作驅作留

作寧

青韻豐本作寧

不

豐本作不

康禋祀

紙韻

居然生子

紙韻大言曰誕謂

賦也

大其事而言之也後倣此彌爾雅云終也按說文無彌字當作璽說文云弛弓也射既畢則弛弓故有終竟之義彌厥月者鄭云終人道十月而生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八十一主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主時時主豕豕主狗故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後故後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按史記謂姜嫄孕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今觀上章言禋祀下章言

置之寒冰則稷以春分之月孕以冰堅之候生正足十月之數未見其周一也或又沿古注以下文先生如達之達為小羊因有謂五月生之羔為羖六月生之羔為犖七月生之羔為達曰如達者疑稷在孕止七月生也為其胎氣未足恐難長養是以見棄今觀七月生子世多有之未聞有慮其難養而棄之者況經文明曰彌月則七月之說尤可無疑矣先生者先乎后稷之生謂未生時也達通也以言語相通也舊說訓達為羊子按羊子名奉經犬乃達字非奉也姜嫄孕后稷已終十月之期此時后稷未生而如有神焉告語之者或聞之空中或得之夢寐皆是所以著其靈異也下文不圻四句正所達之語圻說文云裂也副本作驅說文云判也愚按圻副即周禮所謂驅辜大宗伯職云以驅辜祭四方百物鬯人職云凡驅事用散小子職云凡沈辜候禋飾其牲羊人職云凡沈辜候禋釁積共其羊牲鄭注謂驅者驅牲胄也辜之為言磔也磔者裂也與圻同義今文

解人亦曰礫賈公彥云礫牲體者皆從胃臆解析之禮
記月令曰九門礫禳是礫牲禳去惡氣之禮也舊當依
魯頌作災爾雅云危也按天火為災當以降於天者言
害說文云傷也天災降則身與子或受其傷也赫火明
盛之貌毛云神之精明稱靈以赫厥靈者孔云天意以
此顯明具有神靈也上帝以統乎天者言之寧說文云
願詞也愚按丁寧以致其願受之意謂之願辭也神傳
上帝之意以達姜嫄謂爾孕期已足更不必慮惡氣相
侵而復有事於祓除為也雖礫禳之禮不行而可保爾
之無災無害以此顯著上帝之靈異特傳其保佑之意
於爾不別有丁寧矣上章言載震載夙則姜嫄雖懷孕
而心擔憂疑故神以此慰解之閼宮之詩云赫赫姜嫄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事
正如此舊說以為姜嫄首生之易而此先祖於羊子既
屬不倫又謂圻副乃產婦身體割裂且別引帝王世紀
言簡狄剖背生契史記言陸終娶女濱孕三年不乳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之中

剖其左右脇各獲三人之類羅沙引或者之言云后稷之生不圻不騶夏后聞背禹逆生故刑背稷順生故不圻騶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懿奪邑而已羅願亦云感異而孕者其生亦異故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拆胷而出契母簡狄吞燕卵而生契副背而出姜嫄履武其事類此宜乎有圻副災害而今也生乃如羊子之易所以尊而頌之也皆荒唐不經豈可使上帝先祖聞之褻斯甚矣康安也解見賓之初筵篇不康禮祀追王之典春秋所載亦是如此褚先生云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鄒忠肅云嘗歷觀傳紀齊頃公無野之棄野狸嫗之卒有齊國楚若敖之棄也於菟乳之卒為令尹昆莫之棄也野馬銜肉飼之卒王烏孫橐東明棄溷而承嘔之棄廕而馬虛之卒王扶餘

是皆有天意默宰於其間宣人所得而棄又何疑於生
民之聖祖哉又按馬融王肅皆以臆說謂后稷乃帝嚳
遺腹子姜嫄以寡居生子為衆所疑
不可申說故棄之絕迂謬不成義理
誕實匍陸本作扶匐

職韻陸

本作服

克岐克嶷

叶職韻鄂力
翻說文作疑

以就口食

職韻

藝之荏苒

陸本作叔豐

本作未下同

荏苒旃旃

叶寘韻
蒲寐翻

禾役

說文豐本
俱作穎

穰穰

寘韻

麻麥幪幪

叶董韻
母總翻

瓜瓞嗷嗷

董韻雀靈恩集
萃集韻作辟辟

賦也

誕實解俱見前匍說文云手行也匍說文云伏地也克

能也岐通作歧方言云登也梁益之間曰歧疑當依說

文作疑云小兒有知也克岐承上匍匐克嶷起下以就

口食言后稷稍長其始寔以手伏地而行已復能跂足

而登既又能有知識明乎樹藝之理以成就己之口食

如下文所云是也一說岐疑為立而踈峻之貌亦通執

本作執說文云種也爾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云大豆也按齊民要術云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區種荏令相去三尺則荏與大豆異樊光李巡郭璞皆云今胡豆崔寔云二月昏參夕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羅願云大豆以二月中旬種者為上時至三四月則費子呂氏春秋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口其葉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莢葉著實大菽則圓小菽則傳記勝之云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項折不能長連旆旆如旗旆之揚起也解見出車篇禾說文云嘉穀也二月而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愚按此指稻黍稷言幽詩言禾麻菽麥孔謂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是也役毛云列也孔云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為列言其行相當也按說文引此作禾穎於義較順穎解見後章穰說文云禾采之貌采即穗字穰穰詩詁云禾多穗也麻子可食皮可績為衣羅云麻之屬總名麻別而

言之則有實者別名苴而無實者別名臬賈思鰌云夏
至前十日為上時至日為中時至後十日為下時說文
云麥芒穀秋種厚種故謂之麥麥金玉而生火王而死
月令云仲秋之月乃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
罪無疑賈云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為上時下戊前為中
時八月末九月初為下時小麥宜下種八月上戊社前
為上時中戊前為中時下戊前為下時羅云麥者接絕
續乏之穀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於此時乏食
而麥最先熟故以為重饑當通作蒙茂密之貌經先言
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植之先後為次大豆最
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麻在夏至次之麥在
仲秋最居後又或云麻與麥互相為候故齊民要術注
謂麥黃種麻麻黃種麥亦良候也然則詩以麻麥連言
者以此菽麻之利人不及禾麥故言菽菽即亟繼以禾
言菽麻即亟繼以麥董仲舒云春秋於它穀不書至無
麥禾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羅云

鄭司農注稻人稱今時謂禾下麥為莢下麥言莢夷其
禾於下種麥又註雉氏云俗間謂麥下為夷言莢夷其
麥以其下種禾豆則是卒歲之間無曠土閒民矣瓜瓞
解見絲篇嗾通作萃茂盛之貌瓜瓞所以佐食故附於
五穀之後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
言之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
時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啟其聰明者史記言棄為兜
時忤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正謂此
而列女傳又稱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
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
則稷之樹莠五穀寔本於姜嫄之
教然詩中都無此意未足信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

去聲之道

皓韻亦叶有韻他口
翻又叶有韻徒候翻

弟
韓詩
厥豐草

皓韻亦叶
有韻此苟

翻豐本作

種之黃茂

有韻亦叶有
韻莫後翻

實方實苞

叶有韻
補苟翻

實種

實稷

宥韻亦叶有
韻徐九翻

實發實秀

宥韻亦叶有
韻忽久翻

實堅實好

叶有

韻評
厚翻

實穎實粟

質韻豐
本作粟

即有邵

白虎通
作台

家室

質韻
也此章是賦

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說文云穀可收曰穡但舉
穡者要其成而言也相毛云助也與洪範相協厥居
之相義同上章言以就口食乃是成就已之口食此
言有相之道則謂有相助小民之道孟子所謂后稷教
民稼穡樹藝五穀是也下文弟厥豐草四句是言有相
之道實發實秀三句則正與首句后稷之穡相應天下
之人賴后稷教之而後有穀可收是天下人之穡即后
稷之穡也故大言之而繫其穡於后稷焉鄭云國語展
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然則穡事非昉於稷
而曲盡其道者則於稷乎昉呂氏春秋云后稷曰子能
以室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

靖而剛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灌夷
無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
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力
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
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
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
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
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
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
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按
繇此觀之然則后稷相穡信自有道也又相亦訓視史
記云后稷成人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
法則之吳越春秋亦云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
下梁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此以相作相地解亦
通第說文云道多草不可行也豐通作丰說文云草盛

丰丰也種本作撞說文云執也徐鍇云布之也黃土色
洪範曰土爰稼穡故五穀色多黃茂者美盛之貌蘇轍
云后稷之為稷官也雖第穠豐草之地皆能以生嘉穀
嚴云擇其種之黃色而茂盛者種之按齊民要術云粟
黍稷梁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絕色者釵割高懸之即
此所謂黃茂也方毛云極畝也孔云方者正方之義地
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據地滿耳苞即集於苞相
之苞李巡云物叢生曰苞呂氏春秋云凡苗之患不俱
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
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
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
事之傷也故畝欲廣以平畝欲小以深慎其種勿使數
亦無使疏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
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衡正其行通其風苗其
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
族乃多粟按觀此可以明寔方實苞之說方以龍畝之

地形言苞以播種之位置言種鄭云生不稌也孔云不稌謂不稂不莠也嚴云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耕之前故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在方苞之後故為生不稌也稌即袖字从采从衣言衣袂之長如禾穗之垂也制字者以袖擬穗今作詩者又以穗擬袖故毛鄭訓此字皆以為枝葉長也發鄭云發管時也孔云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秀徐錯云禾實也字象有實下出之形即穗也毛傳及張衡乃云不華而實曰秀今按論語言秀而不實則秀與實有異論語所謂實即下文所謂堅故此秀字朱子解以為始穗是也堅孔云實皆堅成也好解見大田篇穎說文云禾末也孔云穎是禾穗之挺王安石云穎者垂末也寔繁碩故垂末也粟說文作粟木名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囟囟音調草木實垂囟然象形粟字亦从此徐云粟實彙亦有芒穎與粟相類也按說文囟部中只有此兩字此詩言粟則直狀禾實下垂之貌

如粟耳左傳嘉粟旨酒其義亦出於此實方實苞指始
種之時言實種實稷以後則言禾生之次序始而苗實
種實稷也中而秀實發實秀也末而實實堅實好實穎
實粟也至穎粟則可以穡之時矣然節節皆有道存乎
其中嚴云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
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
之亦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
人事故其穡如此卽說文云卽食也从自尸聲徐云猶
就食也按自音香穀之馨香也故訓卽為卽食又趙順
光謂从尸者寓戒也尸音節食欲有節故从尸聲無意
今人皆不曉卽義卽有邵家室者謂就食於有邵蓋享
其土地之所入而於是建家室於此言始建國也邵在
今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亦作釐括地志云故釐城
在武功縣西二十二里古邠國也有后稷及姜嫄祠亦
作駘左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預注云后稷受此
五國中候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受河圖封稷契皋

陶賜姓號吳越春秋云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列女傳云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邵地遂封棄於邵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愚按詳前數說則張融謂堯不用稷其疑可豁然矣孔云邵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舊說相傳皆以有邵為后稷母家故毛傳謂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乃國后稷於邵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李氏云以邵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羅泌云昔者帝嚳取於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娶於有駘氏曰太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不知稷封之駘在於武功而姜姓之駘在於琅邪固不同也然則前事之缺失可勝悼哉愚按琅邪之駘固齊地乃有

逢伯陵所居太姜祖也然太姜之有台據列女傳作有
呂台呂相似疑但當作呂耳呂姜姓也國語云克胙四
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姬國姜姓
或是訛有呂為有台轉訛為有邠未可知也
誕降

嘉種

說文作穀

維

說文作惟下同

秬維秠

叶紙韻普鄙翻

維糜

爾雅作藁

維芑

韻

恒

崔集注顏氏家訓陸本豐本俱作亘下同

之秬秠

見上

是獲是畝

叶紙韻母鄙翻

恒

之糜芑

見上

是任

豐本作士

是負

叶紙韻蒲美翻

以歸肇祀

紙韻也此章述

賦

后稷封邠之後教民播種嘉穀以供祭祀也降說文云
下也朱子云降是種於民也嚴云后稷擇嘉種而降於
民以教其耕種孔叢子云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
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
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大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
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
之事非所謂天祥也嘉說文云美也嘉種謂嘉穀之可
種藝者下文秬秠糜芑是也上章言有相之道則已教
民播種矣然所播者不過尋常荏菹黍稷麻麥之類此
特舉種之嘉者言之以其可以供祭祀故重之也闕宮
之詩亦兩言之其曰黍稷重穋稷麥奄有下國俾
民稼穡則前二章所言是也其曰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則此章所言是也蓋至此而修六
府之事乃終也又金履祥謂秬秠糜芑自后稷始知種
之故曰誕降嘉種亦通秬說文云黑黍也一秬二米以
釀也按秬爾雅云穀皮也字書云麤糠也周禮鬯人鄭
氏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又答張逸云秬
即皮秬亦皮也孔云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一米亦
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稌為重
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羅云古者薦籩有白黑

形鹽白為熬稻黑即秬也至藏水則用黑牡秬黍以享
司寒蓋倣其方之色漢書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大引
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
之廣度之九十分寸孟康云子北方黑謂黑黍也頗
師古云子穀猶言穀子耳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
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林兆珂云古之定律以上
黨所出秬黍之中者累之以生律度量衡後之人取此
黍定之終不能協律或說秬黍之中者乃一糗二米之
黍也此黍得天地中和之氣乃生蓋不常有有則一穗
皆同二米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以定鍾律古
今所以不能協聲律者以無此黍也他黍則不然地有
腴瘠歲有凶穰則米之大小不同何繇如其中者此說
為信然矣郭璞云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
二米得黍三斛八斗秬說文云一糗二米解已見前按
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秬一糗二米郭云秬亦黑黍孔云
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

枉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枉枉皆黑黍矣羅駁之云枉與枉之所以異枉必不黑枉必不一糲二米也而鄭氏釋芑人既云枉如黑黍一枉二米則是以枉之狀權之於枉郭氏解釋草又曰枉亦黑黍則是又以枉之色權之於枉枉既欲兼枉之狀枉又欲兼枉之色所以黍亂不復可推究者繇此故也又引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實二米以顯二米者為黑黍且任城所生漢之異事歷世所未有詩歌后稷降播乃民事之常如必待任城所生而後降之則沒世不可得矣至唐說者又言今上黨民間黑黍或值豐歲往往得二米者但稀闊而得之不以充貢耳以此附成郭氏之說夫后稷所降既謂之種何得以豐歲偶有一二為說若皆以豐歲言之則未有同類麥有兩歧又可待以為種耶今百穀之中一糲二米者唯麥為然舍麥未有二米者周所受瑞麥來麴一來二縫則枉者正此來麴爾但生民臣工所稱不同來麴又為釐麴古者未釐王三字相通故方言

貌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獐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關西
謂之狸彼雖說獸亦以一名通三音然則此亦然來
猶獐也狝猶貉也釐猶狸也要是一物鄭答張逸併以
狝將皆解為皮轉失實矣予故詳而論之愚按如羅說
甚為近理常棣之華一跗輒生二萼江南呼為麥李者
以此然則林言必一稊二米之黍方可定鍾律又不足
信矣糜本作縻爾雅說文皆云赤苗也郭云今之赤粱
粟沈括云毳衣如琉璃赭色也稷之瑞色者謂之糜糜
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而極光瑩掬之粱澤熖熖如赤
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又云糜乃黍屬以色別之丹
黍謂之糜羅云黍有赤黍黑黍黑黍已別見縻稱赤苗
恐是赤者其類有黏不黏如稻之有粳糯其不黏者以
為飯黏者別名秫以為酒說文秫黍之黏者即謂此也
黍之為物黏而香故馨馥黏黏皆從之古人雪桃用黍
以黍黏去桃毛也廣志云有遠東赤粱魏武帝常以作
粥芑爾雅說文皆云白苗也郭云今之白粱粟羅云粱

今之粟類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米之有孚穀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梁是其類詳見采芑篇季本云黍為總名分而言之則糜芑為梁梁似粟而大即今之膏粱也五穀中黍為最美故言穀者常以黍為先恒說文云常也季云言他穀有時而可闕惟此四穀則當徧植歲以為常也獲說文云刈穀也畝田畝也任朱子云肩任也蘇云擔也周伯琦謂字當作壬前後器物而中以橫木壬之蓋指事也負之為言背也按負有背音當是以音通故有背義舊說皆以為背負之也釋名亦云置頂背也朱子云既成則獲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秬秠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爾雅云始也按肇本訓擊原無始義當通作庠說文云始開也祀說文云祭無己也秬秠糜芑可以充酒醴築盛之用前此祀典所未有至后稷誕降嘉種於是內外百神之祀始用之以祭明此禮始於唐虞而實后稷開之也毛鄭謂后稷以此郊祀既重誣后稷先儒但主

祝自祭其郇國之宗廟而言固亦甚矣季云祭祀之禮雖上古有之然當其初明水大羹薦血脾豚而已為饔之禮未備也至是既有嘉穀則為酒食而牲穀則加燔炙禮於是大成焉此蓋自后稷始故云肇祀言其起事神之禮也殷大白云

以上結束后稷功案

誕我祀如何或春

豐本作春

或掄

叶

韻以周翻韓詩周禮注儀禮注俱作掄

或籩

豐本作匱

或蹂

叶尤韻而猷翻說

文作匱豐本作重

釋

爾雅音義作浙

之叟叟

叶尤韻疎鳩翻爾雅音義豐

本俱作淞淞陸本作淞淞

烝之浮

叶

浮

尤韻爾雅說大俱作焞焞

載謀載惟

支韻

取蕭祭脂

支韻

取羝

陸本作羝

以輶

叶泰韻蒲蓋翻

載燔載烈

叶霽韻力制翻

以興嗣歲

霽韻亦叶泰韻與父

叶

翻賦也殷云我祀不承上說后稷乃詩人自我在時主之時矣如何問辭也自后稷始以嘉穀供祀我子孫

大邑曰東

詩經世本古義

十二

今日踵而行之其制以為饒之法則如下文所云也孔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春本作春說文云持粟也从升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古者黃帝臣雖父初作春孔云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春楚語說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常昭謂粢盛豆文也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常昭亦云率后春之故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掄說文云引也依毛傳訓抒臼則當作留字古文通也留从爪从四徐云抒而下取之也會意籛說文云揚糠也从箕从皮指事皮亦聲蹂本作篠說文云復也徐云謂往來蹂踐之也春掄籛蹂以事之次言之先持之於臼中持畢引之出臼揚去其米皮則成粢矣復言蹂者朱子謂蹂禾取穀以繼之是也蹂最居先既蹂而後春之詩不言之春先而轉綴之於末亦行文變幻處釋通作釋从米不从采說文云漬米也與接新

之折義頗異彼乃汰米也清者沃潤之汰則但淘洗而已矣史舊說依毛傳皆以為釋之聲於義無據按史與數同音當通作數說文云炊簋也廣韻云流米器也釋米於數接續釋之曰數數也烝說文云火氣上行也浮當依爾雅說文作煇煇徐云烝氣上出也孔云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鄭云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簋簋之實謀朱子云卜日擇士也劉公瑾云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惟說文云凡思也凡者非一之辭祭義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是也此合下句皆指宗廟之祭言蕭爾雅云荻也毛公李巡皆以為蒿今按爾雅又釋蒿為葭則蕭非蒿嚴云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故疏以為香蒿也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茱萸麤科生多者數十

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燕之為香許慎以為父
蒿非也羅云蕭蓋甸師所供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先
鄭但作縮茅解之杜子春始讀為蕭祭脂鄭謂祭牲之
脂即信南山篇所謂膋也膋者牛腸脂也說文云戴角
者脂無角者膏取蕭祭脂者取香蒿及祭牲之脂襍燒
之所以達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也其燒此二物又
必合黍稷按禮記疏云一祭之中再度炳蕭故郊特牲
云取脾膋升首報陽也祭義亦云建設朝事燔燎羶鄉
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朝踐炳蕭也郊特牲又云蕭合
黍稷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鄉此饋熟炳蕭也朝踐即朝
事謂薦血腥時也饋熟則薦黍稷時也羶者脂膋之別
名鄉香同字指黍稷也曲禮云黍曰鄉合是也此宗廟
之祭所用觀祭義言設為宗祧及報氣報魄等語可見
灌鬯求諸陰炳蕭求諸陽奏樂求諸天地之間羅云昔
有虞氏尚氣血腥燔祭用氣商人尚聲以聲音之號詔
告天地之間周人尚臭以鬱合鬯灌以圭璋而使臭陰

達於淵泉既奠然後炳蕭合黍稷醴芻蕘之而使臭陽
達於牆屋臭陰以水而報魄臭陽以火而報氣古人以
神之道微不可搏執故求萬物之理以為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故用百物之英華庶幾麗而留
之此蕭之氣遠於牆屋則牆內乃蕘蕭之地故曰蕭牆
之內王應麟云古所謂香者如此常彫五禮精義謂祭
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
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考之殊無依據開
元開寶禮不用羝說文毛傳皆云牡羊也爾雅云羊牡
羝牝羊郭云羝謂吳羊白羝者也博雅云吳羊牡一歲
曰牡羝三歲曰羝羅云羝是牡羊之總名而羝乃吳羊
之羝者古者大率多只言羝易曰羝羊觸藩漢書匈奴
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專牧羝而
望其乳猶秦要燕丹以烏白頭馬生角也羝性好抵觸
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以為羝少則不孕
多則亂羣載者祭道神之名其祭有二周禮夏官大馭

職云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
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祭軼乃飲
鄭注云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蒟棘栢為
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按王路所以
祀故鄭箋解祭軼謂自此而往郊以祭天蓋本於此菩
蒟棘栢孔謂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也又
戎僕職云掌馭戎車犯軼如玉路之儀犯軼說文作範
軼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
神為軼既祭軼轢於牲而行為範軼孔氏謂軼祭卿大
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
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出行之軼也
月令中夾土其祀中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
即周禮儀禮所謂五祀也鄭注云冬陰盛祀之於行從
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軼壤厚二寸廣五尺
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軼上孔疏云按鄭注聘
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惟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

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軼惟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
止面設主轅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止面設之其主則
鄭注大馭云蓋以苦窮棘栢為神主也此祭行之轅也
據此詩下大有以興嗣歲之語當主冬祭行言又祭法
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
曰竈諸侯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
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
或立竈鄭氏以王立七祀為周制月令五祀為商制陳
祥道駁之謂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
五祀今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
祀非周禮也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又以五祀
為門井戶竈中霤春夏秋及中央之祀皆同月令惟冬
祭井而不祭行不知何所據要之與經義不合隋唐參
用月令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
祀井而不祀行林甫何人斯無足道者又周禮犬人職
云凡祭祀供犬牲用栓物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

以王車轅之故孔氏有轅祭天子以犬之說與此詩言取羝不合惟小子職云掌祭祀蓋羊肆羊穀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羊人職云凡祈珥供具羊牲此為祭五祀用羊之明証蓋知取羝以轅為祭行非出行之轅也載之言則也言則有此物也毛傳云傳火曰燔烈說文云火猛也蓋謂以猛火炙之按周禮量人職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燔即楚茨篇或燔或炙之燔祭禮獻以燔從脯說文以為乾肉疑即此所謂烈也從獻者謂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謂多少量謂長短如儀禮脯十脰各長尺二寸之類李云燔烈無宗廟轅祭而言蓋廟與轅皆有尸所以為尸蓋也按曾子問云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是五祀有尸之証也嚴云上自宗廟下至轅祭羣祀該舉之矣愚按此承上章秋收之後而言一歲之中四時有祭然秋物告成始備祀事在宗廟則為秋烝冬嘗至於冬祀行則祀無不舉而今歲之事終矣故繼之曰以興嗣歲興起也嗣歲鄭謂今新

歲也興起新歲之事謂孟春祈穀之祭即下章所稱是也孔云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

父

印盛

平聲

于豆于豆于登

蒸韻

其香

陸本

始升

蒸韻

上帝

居歆

侵韻大全云下與今叶

胡臭亶時

叶紙韻上紙翻

后稷肇

禮記集韻俱作兆

祀

紙韻

庶無罪

豐本作臯

悔

叶紙韻虎洧翻

以迄于今

大全云上與歆

叶按一章八句

之中各隔四句為叶又一變體也賦也此章言祈穀郊天而以后稷配詩正為此而作印爾雅云我也郭云

猶缺也女人稱我曰缺其語轉故曰印按此主時王而言故曰印盛猶上章之言我祀者非必身親執其勞也

又古文俯仰之仰或作印詩瞻印昊天荀子上足印則下可用漢書偃印趾信皆通仰字則此印盛謂仰而以

物盛之亦通盛廣韻云受也字从皿謂受物於器中也豆登皆禮器豆字象形登兼指事本作萁从艸持肉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豆上隸登遂與上車之登混彼字上从艸音撥足刺艸也下从豆象登車之形非用俎豆字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孔云經維言盛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者肉汁也按郊特牲言器用陶匏禮器言大羹不和正祀天之禮惟豆之所盛禮無明文然豆有加豆有恒豆又有配食糝食之豆故楚茨之詩言為豆孔庶據此詩于豆重言于登惟一舉之而已亦可以見豆多而登少也王安石云釋之烝之簋簠尊爵之實也祗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香豆登內所盛物之香也始初也升上進也當通作昇說文云日上也孔云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也冷天與五帝謂之上帝說見小引下羅泌云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

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璠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及因其氣之類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述王者則謂之五帝此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於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也昔虞肆類上帝而大師亦類上帝肆師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為昊天上帝也以司服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顧得合昊天而同稱乎祀帝圓丘牲

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璜璫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然昊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帝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五帝六神之辨俱以裡祀司服大裘而皆用圭卽則知有所分又有所合矣類稱上帝孰不可哉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耳陳祥道云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與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非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又云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居鄭云安也歆說文云神食氣也朱子云其者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之疾也謝枋得云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

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陸燧云獨言天不言稷者天之感格以稷配祭而然也胡臭宣時一句轉語也鄭云胡之言何也臭即上文所謂香也宣說文云多穀也穀多則實故轉為實之義謂品物多也時朱子云言得其時也此與周書言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語意相類言上帝之所以居歆者豈為芳臭之充實而得其時哉蓋自有克當天心者在如下文所云也肇祀即第六章之以歸肇祀此主教民稼穡言惟后稷能教民稼穡故誕降嘉種而祭祀之有潔粢豐盛於是始也庶者喜幸之辭獲疾於天曰罪己心自恨曰悔因得罪而後悔也迂說文云至也庶無罪悔以至於今皆后稷所貽也只重在讚嘆后稷上詩為后稷配帝咏耳嚴云天生后稷以養民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天心眷之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於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

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
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
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鄧元錫云天有
元德民有大命土穀修唐稼穡啓周香始升而居歆之
於是知天人之一體無間也古詩大篇
叙事首尾具始此美哉乎盡質而盡文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朱子云舊說第三章八句

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
八句則去呱訃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
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已
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序云尊祖
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
天焉愚按序言后稷配天良是然是祈穀之郊非
冬至之郊序無明言何也申培說同朱子謂周公
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

命之祥明其受命於天者其原如此則但泥滯此詩前半篇以立說而不能知其所用之地朱子又疑以為郊祀之後有受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蓋因思文之詩已是郊祀配天所用不應復有二詩不得不摛摩及此若于貢傳以此為訓成王之詩今按孝經言郊祀配天之禮制於周公則此詩或作於成王時但未必是訓成王耳

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出朱傳序及蔡邕

獨斷皆云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按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今觀此詩以天與文王並言則所云祀文王明堂者其為祀上帝明矣上帝者無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稱也雖兼祀五帝而以

天為主故篇中但言天孝經言宗祀配帝而首曰嚴父配天亦其義也羅泌云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詳見生氏篇陳祥道云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又云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考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者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蘇轍云古之論郊祀者莫密於鄭氏然世或以其怪而不信予為之辨曰天

一而已然而天有五行五行之神而尊之曰五帝不可謂無六天也史稱秦襄公居西方自以為主少皞之神故作西時以祀白帝其後宣公作密時以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以祀黃帝下時以祀炎帝漢高帝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不足一何也於是復作止時以祀黑帝其說與鄭氏合故鄭氏之說古矣若夫王肅之學有昊天而無五行子竊非之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又云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為祭天其五為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享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林之奇云歲之祭天者四郊於冬至一也明堂於季秋一也祈穀於孟春一也大雩於龍見一也孔穎達云此言祀火王於明堂謂大享也按月令季秋大享帝蓋以兼昊天上帝與五帝而祭之故曰大享

郊祈穀之祭以后稷配雩之祭以五人帝配皆與文王無預此以知其為大享也其曰宗祀者何也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謂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此其義也程子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陳氏云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又孔云月令季秋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故禘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尤韻

維天其右

叶尤韻夷周翻陸德明本作佑

之儀

式刑文王之典

左傳作德

日靖四方

陽韻

伊嘏文王

陽韻

既右享

叶陽韻虛良翻

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三句俱無韻或云此詩

以三之字為韻 賦也將鄭玄云猶奉也 按將字从寸者手也 故有奉持之義 享爾雅說文皆云獻也 曰我將我享者 陸化熙云 明堂之禮 自我義起 二我字最有深意 羊季本云 實柴之羊也 按祭法云 燔柴於泰壇 用騂犢 則明堂祭天 當用特牛 而有羊者 周禮羊人曰 積共羊 牲謂積柴祭天 則用羊 實柴也 先柴而後獻 故維羊又在維牛之上 將者 奉羊以共柴也 享者 獻牛以共祀也 孔氏以為祭天 貴誠 用犢具配之人 當用太牢 則天與文王 異饌矣 以父配帝 牲牢自宜如一 不得異施 如名語 用牲於郊 以稷配 而曰牛二也 况牛羊之下 但

曰維天其右之則首舉羊牛專為天言而不及配帝之
文王矣又云周禮羊人凡積共其羊牡鄭氏謂積為積
柴疏謂積柴實牡幣煙氣上聞也又謂祭天用犢日月
以下有用羊者故云維羊維牛而鄭司農於大宗伯實
柴注入直云實牛柴則其說不同矣今詳此詩本祭上
帝其牲用犢者也而維羊之文在其上牛人不言積共
牛牲而獨羊人於積言羊則可見實柴當以羊矣實柴
之羊非大牢之羊也右則左右之右黃佐云明堂之位
帝居中文王居西而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
左而神在右矣鄭箋解右為助朱子駁之云方說維羊
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
佑助之佑依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詩中此例亦多如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維天其右之言天庶幾其臨
之於右猶云如在其上也其者不敢遽必之辭嚴粲云
夫天之所饗不在於物維自託於大王庶幾可以格天乎
儀有儀可象之儀聲名大物之類若儀禮所載是也式

說文云法也紀綱制度之類若周禮所載是也刑通作
刑義亦訓法但儀式皆實字刑是虛字典莊都云大冊
也字从冊在万上尊閣之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所謂典也日字與聖敬日躋日字同意靖說文云立
殫也殫者亭安也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咸和萬民今法其舊典所以日求安乎四方也左昭六
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
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莊之以彊斷
之以剛民於是乎可任使而不生禍亂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
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如是何辟之有伊發語
聲嘏禮記云長也大也說文云大遠也徐鍇云謂大遠
之福也右解見前享本訓獻然神歆其獻亦曰享孝經

祭則鬼享之是也伊邠文王二句俱主天言天意不過欲四方安靖而我凡議禮制度無一不取法於文王之舊典日日施之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是天所大福也天苟大福我文王則必歆文王所配之祭其臨之在右而享我之祭也必矣曰既右享之者自必之辭也必之以理也蔡汝楠云我將之詩以文王配帝曰天具右之既右享之明堂之樂其詞婉親之也思文之詩以后稷配天曰克配彼天圉丘之樂其詞簡尊之也我其夙夜為祭後言之也上文既投誠於天而冀天之來享我矣而今而後苟我不能法文王之典則天將變其享我者而威我我不敢不夙夜畏天之威於以時時保此右享之意使天永眷我而不替乎時字正與夙夜字相應陸云夙夜畏威只是常法文典以靖四方耳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按左傳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君以天為主故曰敬主通篇俱主天言則以天為主文王為配耳嚴

云明堂之禮天與大王在焉成王寫其中心之誠以對越而言之也真德秀云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又孟子言畏天者保其國而引此詩左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季父子曰齊侯其不免乎禮以順天天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前漢書孔光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以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及韓詩外傳記湯時穀生大拱文王寢疾地動之事俱引此詩皆斷章取義非詩正旨

我將一章十句

中培說以為季秋禘上帝於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按禘乃宗廟

之祭名未聞明堂大享亦名曰禘也季彭山氏謂此蓋朝諸侯於方岳時事以文王為方伯有功於

方岳故時巡則以配帝蓋天之主宰一方者曰帝
唐虞巡狩而以燔柴祭天即此禮也而配文王以
嚴父則周公為之故宗祀明堂非季秋大享之謂
也今按孟子書載齊人欲毀明堂則明堂之設在
方岳誠有之而篇中亦有日靖四方之語則以為
時巡祭天之詩亦若可信但古者天子巡狩以遷
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此載在曾子問中甚
明文王乃不遷之主何得有時巡配帝之事故知
古禮甚不可妄臆
也子貢傳闕文

絲衣祭靈星也靈星農祥也先王祀之而配以后稷

歌絲衣之詩以樂之

自靈星農祥下出陳祥道禮書此詩有二說序初云繹賓尸

也又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愚以本文絲衣其紵載弁俅俅自羊徂牛三語定之當從高子之說陳祥道

亦云高子以絲衣之尸為靈星之尸是也靈星者農
祥也東方蒼龍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周語號文
公曰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常昭以為房星也立春之
日晨中於午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又伶州鳩曰昔武
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
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
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常昭謂心星所在大辰之
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
所以成善道戒農事也合前二說則房心皆為農祥
亦以二星相近故也而應劭則引賈逵說以為龍第
三有田四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星為靈星
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張晏
亦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范曄
亦引舊說以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
之壬為水辰為龍從其類也據此則靈星乃專指天
田而為之名考星經則天田二星在角北者是也故

服虔以靈星為角星又有天田九星在牛東南非此
天田也唐志云歲星主農祥后稷焉故周人常閱
其襪祥以觀善敗其始王也次於鵠火以達天龜其
衰也淫於玄枵以害鳥帑逸周書作雒篇云周公作
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
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是則農星有祭自周公
時已然以周家農事開基而此星獨主農祥故特著
之祀典不與凡星同所謂后稷之所經緯者也杜佑
通典載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以為東
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五星之始最尊故就其
位王充論衡亦云今靈星秋零也而漢舊儀則謂古
時歲再祭靈星春秋用太牢要之古禮無文俱莫能
定其是否愚以是詩證之則正孟冬蜡祭時事其謂
祭於仲秋謂春秋再祭者誤也何者蜡祭之禮皮弁
素服他祭不然據此詩曰絲衣曰載弁此足表明其
為蜡祭矣絲衣之為蜡祭者何也禮月令篇孟冬之

月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與祭八蜡祠大社門閭同時
而舉即此祭也靈星之為天宗者何也祭法曰幽宗
祭星也是星有宗之名虞書禋於六宗賈逵謂天宗
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是星又有天宗之名然星
與日月雖並稱天宗而日月及他星皆無關農事其
晨見之時當歲功之始而獨主穀者惟靈星耳故周
公郊祀特舉與日月並列固以重民事亦以彰祖德
美其名則曰靈星尊其神則曰天宗也漢興高祖五
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
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之靈
星者以后稷配食星也亦名赤星祠龍左角色赤也
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
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獲刈春籩之
形象其功也孝武遊登五岳尊祠靈星建武二年立
靈星祠有司掌之晉令縣祀靈星唐以立秋後辰日
祠靈星祝曰九穀方成三時不害馮茲多祐介其農

齋開元祀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升中祠宋皇祐中立靈星壇東西大三尺南北亦如之蓋歷代靈星之見於祀典者如此是祠之設專為祈田每隸郡邑惟周之聲祀反其所自始與后稷比隆制固濶乎遠矣風俗通載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每思其詆諧啞然失笑嗚呼以高子筆之於詩序之後而先儒猶未能明其制而信其是且詆以為誤彼縣令主簿皆俗吏其能知之也哉羅泌云於祭有尸見君子氣氤事神之盡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羣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繹賓之尸高子以為靈星是三辰亦有尸矣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孔云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王應麟云高子即高行子徐

整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
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
公蘇轍云毛氏祿取衆說以解
經非皆子夏之言凡類此耳

絲

說文作素

衣其紕

尤韻

載

爾雅注作戴

弁

說文載弁

作弁服

俅俅

尤韻說

文作綌

說文作綌

練

自堂徂基

支韻

自羊徂

韓詩外傳作來

牛

尤韻

鼐鼐及鼐

支韻說

文作鉉

說文作鉉

史記

兕

陸德明本作光

觥

陸本豐氏

其觥

尤韻陸

本作觥

旨酒思柔

尤韻

賦也

文作

說文作

不吳

說文漢書俱作吳

不敖

陸本作傲

胡考之休

尤韻

絲衣說文作

賦也

文作

賦也

文作

說文作

素衣即郊特牲言素服蟠祭之禮也紕說文云白紕衣
貌鄭忠肅云祭服紕不用絲而五冕之服各有章采此
專言紕衣則以素別於繪耳載鄭玄云猶戴也孔穎達
云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愚按此當通作戴以首

荷物謂之戴也弁即郊特牲所云皮弁也解見類弁篇
俅說文云冠飾貌按詩言會弁如星則其飾也字从人
毛傳以為恭順貌亦通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素服
以送終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孔云天宗公社門
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
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自從也堂廟堂也徂往也基說文
以為牆始此則廟堂下之階基也天子之祭禮無聞以
特牲士禮準之先夕陳事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
序籩豆銅在東房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
即位於堂下之東北面東上賓及衆賓即位於堂下之
西東面北上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
面告主人及賓於壺及籩豆之屬凡有洗濯者告濯几
席不洗者告具而已是則自堂徂基乃自堂上而往於
堂下之階基當亦如特牲禮告濯具之事也自羊徂牛
者先省視羊以備燔燎復往省視乎牛以供享獻也羊
文在牛之上與我將篇維羊維牛義同羊者實柴之羊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祭星用柴羊人職云凡沈辜侯禴饔積共其羊牲鄭玄謂積者積柴裡祀糶燎實柴是實柴以羊也公羊傳註謂祭天牲角謂臬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岳四瀆角尺靈星者六宗之一亦得用牛其不與天同者以角尺臬栗為別漢高時去古未遠祠靈星以太牢其禮當有所據此獨言牛者舉大以該小耳又韓詩外傳及說苑云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齊桓公者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牛徂羊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按此特借譬之語與詩旨無涉然亦可謂善引詩者矣爾雅說文皆云鼎之絕大者鼎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爾雅云圜象上謂之鼎孫炎云鼎斂上而小口者陳祥道云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

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彘鼎特王有之也按特牲禮宗人告濯具之後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舉鼎審告潔孔云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次第正同以此知從羊之牛是告充彘鼎及彘是舉審告潔也愚按自此以上將祭時事兕觥以下則方祭時事乃主人與尸賓獻酢旅酬之禮也小雅楚茨曰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即此時也兕觥二句與采芣篇同而語意小異觥乃罰爵非祭所用曹氏謂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則以此罰之是也其觥者孔云觥然徒設無所用之吳毛傳云譁也說文云大言也字从口从夊夊音仄徐鍇云大言故夊口以出聲也又釋文引說文作吳且引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魚之大口者曰吳呼化切今按說文只有吳字無吳字徐氏深闢改吳為

吳之謬何陸所云不足信也教通作傲說文云倨也解見桑扈篇胡考解見載芟篇休美也言獻酢旅酬之時雖有醵然上曲之罰爵在旁而此與祭者皆人人飲美酒而思和柔不謹譁不倨慢無所用罰飲酒時之恭順如此其能恭順以交於神明可知矣如此則神降之福宜乎其必有壽考永年之休美也又顏師古讀胡為何曰何壽之美者歎之言也亦通

絲衣一章九句

序先以為繹賓尸蔡邕獨斷亦仍之曰繹賓尸之所歌也鄭康成從

其說而不取序後所引高子之說謂載弁者戴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告充已乃舉鼎罍告潔禮之次也按大夫冕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禼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故唐孔

氏申鄭之義云禮有冠弁常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襍記謂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有爵弁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鄭忠肅駁之云士冠禮絲衣爵弁原不言助祭襍記士弁而祭於公亦未聞服絲衣且果如序所云繹賓尸則牲器以何時省若是周禮王者正祭則視滌濯逆齊省覲告皆告備者有宗伯在不必使士若儀禮特牲祭之前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此則士祭於己之禮非祭於公之禮康成種種牽合入曲為之說曰繹禮輕故用士以實其所謂繹賓尸謬矣郝敬亦主繹義而第不從其所云告濯具告充告潔者謂繹禮殺於正祭牲牢器血皆用祭之餘有司徹云掃堂斂尸俎行禮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即少牢云祭畢戶出廟門外俟儗天子明日儗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往儗於門基也言自羊徂牛羝

鼎及鼎者牲鼎皆自堂往門始祭牲入先太牢後
少牢徹故羊先出而牛從之鼎鼎大以烹牲體鼎
小以盛和羹羹近尸牲近外故鼎先出而鼎從之
猶士虞禮牝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徂基之序
也今按周禮牛人職云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玄
謂享牛者獻神之牛所以祭者也求牛者終事之
牛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故
以繹牛為求牛也此則繹禮別殺牲之明據且謂
徹牲自堂往於門基則似當日不徹至繹之日而
後徹者其於廢徹不遲之義又何居焉鄭之失在
於以此詩為繹其言省視未有失也若郝則兩失
之者也又張橫渠以絲衣載弁為繹祭之尸服謂
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
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
已是不冠冕也要是憑臆立說無所稽據愚以序
言繹賓尸三字自是可疑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

賓尸此鄭康成之說見於爾雅春秋三傳及儀禮
甚明二祭之名各別何得並舉成文即孔氏謂繹
者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總屬附會竊意
繹是憚字之訛憚者悅也祭祀盡禮則賓與尸皆
悅而弟未明其所祭之為何尸故又繼之以高子
之言曰靈星之尸也斯序未嘗不明特以亥豕為
累遂誤後學耳郝人泥絲之一字以此詩為祈蠶
之繹祭謂靈星者龍星蠶為龍精凡尸象神神象
物絲衣戴弁者尸服也蠶為絲故衣絲紵潔也象
蠶色俵俵下曲貌弁無曲者象蠶形也此似戲論
其批陋固無煩辨且繹祭惟宗廟有之即有和合
序及高子之說謂是繹靈星之尸者愚尚不敢從
也而況於妄指為祈蠶之繹乎朱子但以為祭而
飲酒之詩固亦近之而其祭於何地飲以何時總
莫能明申培說以為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
之樂歌季本亦云此祭統所謂尸飲九而君以散

爵獻士者要皆感於鄭氏爵弁助祭之說與朱傳同于貢傳闕文

楚茨秋禘嘗之禮也疑即九夏中之祓夏又名采薺

申培說以為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呂氏云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達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愚按此與信南山皆為祭祀之詩而指各有異彼乃冬祭故其辭曰是烝是享若此則秋祭也何以知之以祝祭于禘一語知之周禮大司馬春蒐獻禽以祭社夏苗獻禽以享禘秋獮致禽以祀祫冬狩獻禽以享烝信說以禘當為方謂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按方祭在夏雩秋報俱有之原不專於秋且夏禘冬烝皆宗廟之祀何獨於秋禘而疑之其所以不言春祠者亦自有說四

時之祭春為小禮夏秋冬為大禮王制曰天子犢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又曰諸侯禘禘一犢一禘一嘗禘烝禘之為言特也禘之為言合也天子之禮春則特祭夏秋冬則合享特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諸侯春祭亦犢而秋與冬皆禘其異於天子者惟夏禘之禮一年行犢一年行禘而已若夫天子言犢禘諸侯言禘天子言禘禘嘗禘烝諸侯言嘗禘烝禘此特變文非有異義然禘乃虞夏祭名殷人改禘名為禴周人又以禘禴名夏祭而更春祭名祠升禘名為五年之大祭若嘗烝之名四代無改至於犢禘之禮想亦皆同陳祥道禮書辨之甚悉此周禮之所以言禘禘烝而不及春祠也禮書云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於皇祖禮記亦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其醉者禘也合三廟於一

日而薦於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
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三年之祫
大祫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
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為小禮
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
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
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
而何宋神宗時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謂祠禴烝
嘗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
故許慎以品物少文詞多為祠而王弼以禴為祭之
薄何休謂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
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記以嘗為大嘗周
禮以烝為大烝孔安國亦以烝嘗為大享又按禘為
秋祭周禮固有明文然竊嘗以義求之而深覺其可
信蓋禘祭在廟門之內與他祭不同其字以示从方
有索求諸四方之義舊說謂禘有二種一是正祭之

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祊此詩所云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之時行禮於祊若禮器所云是也又謂正祭之祊在廟門內之西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今按爾雅祊作閼云閼謂之門說文祊一作禁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是則祊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祊禮器所謂設祭於堂為祊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為外非謂祊在門外也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罕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是可見繹祭當在祊祊自當在廟門內之西今衛君既改祊之所於東而行繹禮又不於祊乃於庫門之內皆所謂失禮也然繹之所以必於祊者以繹為明日之又祭蓋正祭事畢則神可以歸矣孝孫孝子猶未忍其遽歸也故於明日又設繹祭而於門以求之秋祭於祊意亦同此祭義謂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

君子履之必有怵怛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是則秋祭祭繹祭祭同有送往
之意故皆求之於祐也又祭統云禘陽義也嘗烝
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
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
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觀此
詩首以楚茨抽棘為言亦秋政已發之明據至諸儒
詮釋大抵引儀禮為証然儀禮之言祭禮者不過特
牲饋食少牢饋食及有司徹三篇而舊說謂特牲饋
食乃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少牢饋食乃諸侯之卿
大夫祭祖禰之禮有司徹為少牢下篇所載乃上大
夫祭畢而饋尸於堂及下大夫祭畢而禮尸於室之
事其禮皆非天子諸侯所用故此詩如祝祭於祐在
儀禮中絕無道及而獻酬笑語一節據儀禮其事本
在祭末及執爨踏踏等事皆當處啜辭工祝致告之
後今詩文反在先者則以天子諸侯之禮自當與卿

大夫士不同固無足怪即天子諸侯祭禮亦當有別
特古禮久亡其祿見於周禮禮記諸書者雖畧可考
見而參錯渙散不相連屬愚解此詩第取其相似者
引用之要之据詩以明禮不敢泥禮以疑詩若諸儒
所言祭祀之節皆多以意推測支離附會終未必與
古禮相合不足信也愚又疑此詩為九夏中之祗夏
說見時邁
篇小引下

楚楚者茨

禮記註作薺楚
辭章句作薺

言抽其棘

職韻

自昔何為我蓺

說文

黍稷

職韻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職韻

我倉既盈我庾維

億

職韻

以為酒食

職韻

以享以祀

叶職韻

韓詩外傳作配

以妥以侑

有韻韓詩外傳

以介景福

叶有韻

韓詩外傳作配亦叶職韻筆
賦也楚楚朱子云盛

密貌按楚字義說大以為叢木謝眺詩云平楚正蒼然以叢木廣遠謂之平楚今茨之盛密似之故亦云楚楚也茨爾雅云蒺藜也陸佃云蒺藜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茨而小蒺之言疾也一名茨可以茨牆故謂之茨牆有茨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正言蒺藜以此又呂祖謙云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覆屋之名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楚薺之薺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抽拔也毛傳云除也棘指蒺藜也蒺藜能刺人故以棘稱楊雄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壯燕朝鮮之間謂之棘自關以西謂之刺江淮之間謂之棘黃震云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昔古也抽除茨棘以利農事從古而然我代為王者之自我也蒺種也解見南山篇鄭玄云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與說文云黨與也曰與與者黍黍相並如人之有儔侶也翼羽翼也曰翼翼者稷稷相輔如鳥布翅相接也呂氏春秋云苗其弱也欲孤

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與與翼翼之謂也倉說文云穀藏也戰國策註云圓曰圉方曰倉盈說文云滿器也庾說文云倉無屋者毛云露積曰庾孔穎達云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野有庾積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帝昭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孔云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算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王安石云我倉既盈無所藏之露積為庾其數至億此以上述祭之酒食所從出始而種繼而收連用五我字見一粒皆我

精神則皆我孝思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俎豆佐之以為酒食以字指黍稷言孔云月令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為穀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以享而下四以字俱指酒食言享說文云獻也祀說文云祭無已也妥毛云安坐也按說文無妥字當是綏省文耳荀說文云耦也毛云勸也蓋有人耦之於旁以勸之也鄭云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也蘇轍云主人拜尸而安之祝勸尸而食之按禮記郊特牲云舉掌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註云尸始入舉奠掌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掌諸侯奠角儀禮特牲篇畧云祝延尸入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尸答拜祝命接祭尸左執觶佐食取黍稷授尸尸祭之主人拜尸奠觶答拜

少牢篇畧云祝延尸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上佐食取黍稷授尸尸受祭於豆註云黍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揅讀同此安尸之禮也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註云武當為無聲之誤也特牲篇云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少牢篇云尸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尸不飯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註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此侑尸之禮也安侑相繼其禮皆在迎尸初入之時獻尸即所以獻神也以介福承上二句言介助景光也解見小明篇言助之以彰明可見之福也

濟濟蹌蹌

陽韻 絜豐氏本作

潔爾牛羊

陽韻

以往烝嘗

陽韻

或剝或亨

叶陽韻

鋪郎翻

或肆或將

資良翻

祝祭于祊

叶陽韻分房
翻說文作繫

祀事孔明

叶陽韻
謨郎翻

先祖

是皇

叶陽韻

神保是饗

叶陽韻虛良
翻禮本作高

孝孫有慶

叶陽韻
虛良翻

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陽韻

賦也

濟之為言齊也亦音齊

齊濟之貌踰說文云動也虞

書鳥獸踰踰解

正同此愚按此以下文牛羊之盛言舊

說謂與祭者有容儀亦通祭義云仲尼嘗奉薦而進其

視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

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

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

何神明之及矣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

已夫各有所當也孔云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踰踰祭祀

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踰踰也

絮通作潔說文云漸也劉彝云在滌而易之也兩指與

司其事者言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頌於五官使共奉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於牢芻之三月觀下文言以往
烝嘗則此第鮮潔儲之以備用與省牲迎牲不同以往
猶言後日也烝嘗解見天保篇言過此以往將有事於
烝嘗也廟事莫重於烝嘗田功成而品物脩也或剝二
句承牛羊言剝裂烹煮肆陳將奉也剝烹治牲肆將獻
牲四或字兼事與人言鄭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鮮
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
進之者孔云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餼以給水
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煮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
饗掌外祭祀之割亨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
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
王亦如之註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
羊肆羊骹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既解
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
持而進之為尸羞也自首章至此皆預言祭祀之事未

及行禮觀烝嘗二字連言可見左桓六年隋季梁曰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秦牲
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
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
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
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
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
裡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祭義云君
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繇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
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
畝冕而朱紼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紼躬秉耒
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醕齊盛於是乎取之
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
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
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
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祝說文云祭主

贊詞者祊解見前祝祭于祊為行禮之始畧如迎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愚以祭統之大知之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為行禮之始之明據也輔廣云凡祀裸鬯則求諸陰炳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之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祀事祭祀之事孔甚明著也蓋謂祭祊以前尚有灌地迎牲告幽全升臭等事其祀禮甚明著也不詳悉言之者與信南山篇互見故畧之也何以知諸禮在祭祊之前嘗參緝郊特牲禮器之言祊者而得之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人云祊之為言倮也首也者直也而禮器則云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二禮所記畧同今按信南山

所言祭以騂牡即納牲詔於庭及用牲於庭也啓毛取
血即血毛詔於室也腍臂燔燎先儒皆以為詔祝於室
之事在取血臂之後即朝踐時也室之內有主在焉因
而升牲首於室郊特牲所謂直祭祝於主而自解之曰
首也者直也是可見升首之為直祭也此時尸坐於堂
亦設有腥爛之祭焉所謂設坐於堂也猶恐神之或不
在求而未之得也因于祊以求之郊特牲於直祭祝於
主之下即繼之曰索祭祝於祊禮器于設祭於堂之下
即繼之曰為祊乎外互相備也皆曰於彼乎於此乎蓋
汲汲於求神也自是而神若或至矣始行薦熟之禮以
尸人也必薦熟而後尸可饗也則執爨以下事也朝踐
以前皆交於神明之道其意在於求神薦熟以後始無
用人道其事在於饗尸信南山紀朝踐以前事楚茨紀
薦熟以後事愚於是而悟二詩之相為首尾也或問祊
祭亦有牲否曰有即求牛是也周禮牛人職云凡祭祀
共其享牛求牛正祭之牛謂之享牛索祭之牛謂之求

牛求即索也若祭之明日繹祭於祐其牲當亦求牛也
先祖通七廟而言則以其為小祫故耳孔云烝嘗時祭
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皇通
作煌徐鉉云皇之為言煌煌然也按煌者輝也光明之
意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神先祖之神也孔云本其生存
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保毛云安也饗歆也祭義云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神保是饗者言先祖之神
安之於是饗其祭祀也朱子謂神保蓋尸之嘉號猶楚
辭所云靈保者按楚辭云思靈保兮賢姱乃謂神安附
於巫身以賢姱目巫非以靈保目巫也若以神保名尸
則於第三章神保是格固自難通而第五章神保丰歸
之前不應變言皇尸載起矣對先祖稱孝孫乃主祭之
人謂天子也慶福也賀也言有福而可賀也介福即上
章所介之景福疆鄭云境界也孝孫能盡力於祭祀故
先祖報以所助之景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
盡界也萬壽無疆正介福之實所謂有慶者也
執爨

踏踏

陌韻亦叶藥
韻七約翻

為俎孔碩

陌韻亦叶藥
韻實若翻

或燔或炙

陌韻

亦叶藥
韻

君婦莫莫

藥韻亦叶陌
韻白翻通作宿

為豆孔庶

叶藥
韻

職畧翻

亦叶陌
韻

之石翻讀如撫
釋名云庶撫也拾撫之也

為賓為客

陌韻亦叶藥
韻克各翻

獻醕

陸德明本大全朱

傳豐本俱作酬

交錯

藥韻
韓詩外傳作義

卒度

叶藥
韻

語卒獲

陌韻亦叶藥
韻黃郭翻

神保是格

陌韻亦叶藥
韻葛鶴翻

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

藥韻
賦也祭以饋熟為正故此章專就薦
熟時言之執即執事之執謂供事也爨賈公

彥云今之竈也周公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時則謂

之竈按少牢禮有雍爨有康爨雍爨以炙肉雍人掌之

康爨以炊米康人掌之特牲禮有牡爨有魚腊爨即雍

爨也然無康爨而有饌爨主婦視之舊說炊黍稷曰饌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平四

饌廩所繫同物而廩比饌為大則行禮之人異耳此詩
言為俎言燔炙則所執者乃雍繫也踏說文云長脰行
也重言踏踏爾雅云敏也郭璞云便速敏捷也俎說文
云禮俎也字从半肉在且上指事且即薦肉之器字从
儿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象形為俎謂載牲體於俎碩
大也孔云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膾而得禮也按
特牲記俎之類不一有胛俎有折俎有尸俎有胙俎有
主婦俎有祝俎有佐食俎有賓俎有折俎載心舌於上
設於尸饌之北尸每食牲體反著於胛俎是主人敬尸
之俎郊特牲所謂胛之為言敬也折俎謂節解者旅酬
時所設也尸俎事尸之俎牲體有九曰肩曰臂曰肫曰
肫曰胙曰正脊二骨曰橫脅二骨曰長脅二骨曰短脅
凡九體皆尚右周道也所以尊尸也體貴奇者何陽數
也骨者何以致敬也又有膚三馬以致愛也愛敬交致
孝之至也又有離肺一判肺三馬所以貴肺者何氣主
也又魚十有五魚陰物也取諸月十有五而盈之義

也腊如牲骨則猶是貴奇之意也昨俎者主人之俎自
昨俎而下亦總名為執事之俎而其物薄矣據此詩以
孔碩言俎蓋專指尸俎毛云加火曰燔炕火曰炙嚴粲
云漢志言秦燔滅文章顏氏註謂燔燒也然則燔是近
火燒之如今之燒肉火燔所及也炕舉也以物貫之而
舉於火上以炙之也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
之俎也孔云夏官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也知炙肝者特牲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
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肝炙也然燔者火燒之
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
而肉燔也呂祖謙云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
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
碩乎君婦意如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爾雅解嬪為婦而
鄭氏亦以女御為御妻是皆可以君婦名觀第五章次
君婦於諸宰之下則其非王后可知按周禮九嬪凡祭

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漑為盥盛及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夫九嬪之職在贊后薦徹豆籩即第五章所云君婦廢徹也世婦之職在蒞陳內羞之物而女御又贊世婦者即下文所云為豆孔庶也君婦之稱斷屬之此莫通作寔說文作嘆云叔嘆也叔嘆今大作寂寞謂寂寞無聲也與奏假無言同意君婦非一人故重言莫莫耳豆薦菹醢之器后夫人大夫妻皆得薦之周禮外宗佐王后薦玉豆此后薦豆也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祭統云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又云夫人薦豆執較執醴授之執鐙較謂豆之中央直者鐙謂豆下跗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鐙夫人受而薦之則執較也此夫人薦豆也少牢禮云主婦薦韭菹醢醢有司徹篇云主婦薦韭菹此大夫妻薦豆也孔甚庶衆也毛以為兼內羞庶羞而言孔云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無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

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皆左之註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邊則稷餌粉簋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腕皆有截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愚按此承上文君婦而言明豆中之實乃君婦所為據周禮世婦職所蒞陳者惟內羞之物似不必兼言庶羞也內羞共於蒞人醢人蒞人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而世婦蒞陳之四豆一曰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鵠菁菹鹿鵠茆菹麋鵠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蜃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配食糝食古者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一獻王裸二獻后裸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豆邊各八五獻王薦熟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豆邊各八七獻王醑尸八獻后醑尸於是薦加事之豆

遷各八既醕尸畢后又獻羞邊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
醕尸焉是為九獻凡四豆之實其不同有如此者非孔
庶而何賓客謂四方來助祭者散文則賓客通今既對
舉則當有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
親諸侯註謂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推此
以觀客小於賓意即所謂眾賓耳此下言旅酬之禮旅
酬有長兄弟眾兄弟而此不及者舉賓客以例見之也
鄭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
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毛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按
持牲禮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
賓賓飲獻爵主人自飲酢爵遂獻眾賓立飲復洗解酌
於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又自飲以導賓飲賓卒解復
洗解酌賓賓奠解於尊南不敢飲以俟主人獻長兄弟
如賓儀又獻眾兄弟如眾賓儀又獻內兄弟如眾兄弟
之儀遂行旅疇之禮賓舉前尊南所奠解酬長兄弟遂
自飲卒解更酌於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解

酌於西方之尊以飲初受旅者初受旅者止一人乃衆
賓中之長也於是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
已而長兄弟酬賓亦如賓酬兄弟之儀最後賓弟子及
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而互相酬皆無算爵此所謂
獻酬交錯也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相行錯綜互飲為
錯甘泉先生有言予於旅酬之禮而知上下之易達也
主先飲而酬賓賓奠觶以俟獻禮畢於下然後取觶卒
以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以酬衆賓長其奠仁也其飲
禮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殺於其長義也不勞而以辨
智也長兄弟酬賓長賓長以酬衆兄弟衆兄弟以酬衆
賓以徧焉是仁義禮智之周流無窮交相感應者也及
賓弟子兄弟弟子卒觶舉觶於其長而交酬無算焉上
下交和氣浹而庶事成矣然此亦士禮如此若天子諸
侯之禮則如祭統所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御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明尊卑之等也又云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意其旅
酬儀節必自有異然而其詳不可得聞矣禮儀笑語即
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統言之曰禮其中之揖讓
進退有儀可象者謂之儀儀者容也卒鄭云盡也度法
也言禮儀盡合法度也祭飲而曰笑語者古者于旅也
語禮也復得也卒獲言盡得其時宜也坊記子云七日
戒三日齋承一人馬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醴
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
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按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醺與註云
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疏云旅酬六尸謂
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
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廟尸凡六在
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周禮其猶
醺與者醺斂錢共飲酒也凡相敵斂錢飲酒必非忘懷

之酌得而遽飲必令平徧不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也是則旅酬之禮在尸亦有之但以章中有為賓為客一語故知非言尸旅酬也格通作假說文云至也按假字从彳故有至義以與假形相似遂通作假說文引易王假有廟今文作假是也假音又與格同遂通作格說文引書假於上下今文作格是也再變而訛幾忘其本神保是格言其禮節之備而情意歡洽如此故神安之而來至也上章既言是饗矣至此始言是格者前猶自孝孫之心想像之此則合廟中與祭者皆想像之亦如在之意客酌主人曰酢主人有獻客必有酢理之當然神報孝孫以萬壽之福亦孝孫之所自致耳神何私厚於其間哉

我孔熯矣式禮莫

愆

先韻亦叶真韻起中翻豐本作饗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叶先韻荀綠翻亦叶真韻

須倫

必

大選註作馥

芬孝祀

叶職韻見首章

神嗜

釋文豐本俱作者

飲食

職韻

卜爾百福

叶職韻見首章

如幾如式

職韻

既齊既稷

職韻豐本作畋

既匡

陸德明本作匱豐本作匱

既勅

職韻蘇子繇本大全朱傳豐本俱作敕按勅本音賚世訛與敕同音久矣

永錫爾極

職韻

時萬時億

職韻孔甚也

賦也我鄭云我孝孫也

竭也陳氏云按左傳云外彊中乾馬勞如是人亦如之久勞而乾竭也式說文云法也式禮與禮儀卒度同意

莫通作無音之近也愆說文云過也言禮行既久孝孫之筋力宜甚竭矣而取法於禮終無有過差敬之至也

工官也百工之工凡能其事者皆稱工故官以工稱今曰工祝蓋周禮大祝之官也又有小祝然其職止於佐

大祝凡大祭祀皆大祝主之郊特牲云尸神像也祝將命也言設祝以傳達尸之辭命也致告者致尸意以告

主人使受嘏也按主人受祭福其名曰嘏徂往賚賜也祝承尸命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即下文言既齊既稷是

也按少牢禮畧云佐食取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嘏於主人特牲禮畧云佐食搏黍授祝祝受尸尸受以苴豆執以親嘏主人夫特牲乃士禮而尸親嘏少牢為卿大夫禮而尸命祝嘏當是以尸之尊卑不同若天子之尸其尊更甚則其命工祝祖賚馬宜也苾芬孝祀以下皆祝所傳嘏辭也苾說文云馨香也苾說文云艸初生其香分布荀子註云花草氣香也愚按此當指黍稷言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明黍稷有馨頌所謂有飮其香有椒其馨者也祭以酒食為主而此詩又為農事既成而作故云然嗜喜也鄭云女以孝敬享祀神乃畝嗜女之飲食也卜者前知之謂爾爾孝孫也幾者數問多少之辭如幾猶言如干也即所云百福之數也如式之如如之也式法也福以配德其多寡大小若有法式存焉爾之孝德盛則福亦自然盛故先知爾之膺受百福其繁駢之數如許必皆如其法式也言其福與其德相當也齊即周禮五齊之齊一曰泛齊二曰醴

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謂之齊者鄭玄謂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也既齊如後世之飲福酒周禮鬱人大祭祀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註云斚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酹尸尸嘏王比其卒爵也鬱人受之稷即黍稷之稷按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祭齊如明水報陰也以黍稷與齊對舉與此詩言既齊既稷同但此止言稷不言黍者以稷為五穀之長稷所以為五穀之長者羅願謂稷中夾之穀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五穀稷為長也陶唐之世名農官為后稷其祀五穀之神與社相配亦以稷為名以為五穀不可徧祭祭其長以該之程大昌云職方氏并州宜五稷鄭玄謂黍稷麥稻菽后稷社稷皆取此以其該五種名之也匡說文云飯器管也象形後人加竹作筐既匡者鄭云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愚按此連上文既稷言即所以盛稷也又按少牢禮畧云尸入三飯主人洗爵酌酒酹尸尸卒爵酌酹主

人主人拜受爵尸執黍命祝嘏於主人主人坐奠爵受
黍噲之詩懷之實於左袂執爵以興卒爵出宰夫以蓬
受盎黍主人嘗之納諸內醕之為言羨也既食之而入
飲之所以樂之也醕酢同字噲之為言嘗也詩之為言
承也曰盎黍者收飲曰盎明豐年乃有黍稷也特牲禮
畧云尸又三飯主人洗角升酌醕尸尸卒角酌以醕主
人主人拜受角進聽嘏尸執黍親嘏主人詩懷之實於
左袂卒角出寫盎於房祝以蓬受二禮畧同惟用爵與
用角異祝嘏與尸嘏異而嘏皆用黍今此用稷者明天
子之禮亦當與卿大夫異也先受酌而後受黍亦與此
先既齊而後既稷同勅當作教說文云誠也既勅者鄭
云祝則釋嘏辭以勅之也求長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
也極者至善之稱徐鉉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
及甚為極義出於此愚按此爾極當與思文之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同解王者重民之事使民皆有以遂其
生復其性善莫至焉時萬時億仍以稼穡所獲言時萬

猶言萬斯箱也時億猶言我庾維億也言爾孝孫既飲
我所賚之齊矣既受我所賚之稷而既盛之以筐矣既
又聽我所勅之嘏辭矣自今而後其長俾爾務農重本
有極至之盛德而歲歲所獲或以萬計或以億計無少
歉焉周王業起於農詩咏饗祀豐潔又皆本於農故其
言如此天子嘏辭無所見惟天保之詩云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及此詩皆天子嘏辭也若少牢嘏辭云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
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則卿大夫嘏辭也田
乃築盛之所自出故卿大夫嘏辭亦以宜稼於田為言
則此章嘏辭之旨可知矣周語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策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
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
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王事惟農是務乃能媚於神而
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此可與永錫爾
極互相發祝嘏為行禮終事疑天子之禮或當如此禮

運孔子曰後聖有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褻衣其幹帛醴醎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具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俎羹祝以孝告

禮儀既備

寘韻

鐘鼓既戒

叶寘韻 居吏翻

孝孫徂位

寘韻

工祝致告

神具醉止

紙韻 豐本作只

皇尸載起

紙韻

鼓鐘送尸

支韻

神保聿歸

叶支韻 讀如 嬌俱為翻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支韻

諸父兄弟備言燕

私支韻 賦也 備本作葡 說文云具也 禮儀既備者言 禾祭禮中之儀節無不具舉也 戒通作誠 說文云救也

謂警救也 鐘鼓既戒者 孔云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 人言祭畢也 徂位鄭云往位堂下西面位也 孔云特牲

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
位云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
天子之位亦西面也致告朱子云祝傳神意告利成於
主人按少牢禮於主人出之下云祝出立於西階上東
面告利成利成祝入尸謖特牲禮於主人出之下云祝東
面告利成尸謖註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
畢也謖起也二禮之告利成皆在祝與主人同出之後
祝以利成告主人非告尸也孔云孝子之事尸有尊親
及賓客之義命當繇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繇
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
也此下文神具醉止正致告之辭即告利成之意具通
作俱偕也孔云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愚
按此小裕之祭也解已見前朱子云鬼神無形言其醉
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皇大也君也加尸以皇尊稱之
也古者祭必立尸所以象神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
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是諸侯有尸也

人周禮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受尸是天子
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
止面而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註云子行猶子列
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孫也疏云主人為
欲孝敬已父不計已尊而止面事子行則凡為子者豈
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于事父之道也而儀禮疏則
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
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
故鳧鷖祭尸之等皆言公尸是已又何休公羊註云禮
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
尸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
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鄭云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也神醉而尸設鼓鐘之鼓从支與鐘鼓之鼓从支不同
彼二器並作此則以擊鐘為主所謂金奏也周禮大司
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尸出入則令奏肆

夏鍾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九夏掌於
鐘師先擊鐘次擊鼓以金為奏樂之節故但言鼓鐘耳
李如圭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
為斷鄭云神安歸者歸於天也孔云神尸相將神無形
故尸象馬羅泌云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照物
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
可盡也而在物者為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
可盡之理也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
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
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
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
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安尸食為
之節及乎酌盞醉尸有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
之以盡神也陳暘云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
必哀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則反樂而不哀者豈孝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

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然後全之盡之也諸宰謂宰夫之屬孔云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惟膳夫云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註謂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周禮凡祭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徹籩豆耳餘饌諸宰徹之又按特牲禮云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則君婦所徹亦可例推廢鄭云去也徹本訓通以除去其礙乃得開通又訓為去遲徐緩也不遲有二義朱子云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嚴云不以禮終而愴也皆通諸父伯父叔父也言者語辭燕通作宴宴之為言安也飲以合歡安之意也對與姓言則同姓為私孔云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鄭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

賓客親骨肉也。今按歸賓客豆俎禮無明文。惟孔子世家云魯郊不致燔肉於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是亦歸俎之一証。至祭未有餼古之君子以為惠術。祭統所稱尸謂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大夫起士八人餼。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凡餼之道每變以衆其禮。何彬彬也。即少牢禮亦以四人餼。特牲禮亦以二人餼。而此獨不之及。抑畧之與。若中庸以燕毛序齒列於旅。酬建賤之後。以為武王周公所作。自是此詩燕私之禮。然竊怪祭以當日燕亦以當日。而又有餼之一節。禴於其間。即窮日之力。將不暇給。甚矣古人之勤於行禮也。尚書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陳祥道云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宰夫為主。異姓為賓。其物

敬烝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屣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驩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於兩序下鄭氏謂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絲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又特牲禮註云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

樂具入奏

叶屋韻昨

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飲於房

木以綏後祿

屋韻

爾殽

豐本作者

既將

叶陽韻見二章

莫怨具慶

叶陽韻見

二章既醉既飽

叶有韻補苟翻

小大稽首

有韻神嗜

豐本作者

飲食使君

壽考

叶有韻去九翻

孔惠孔時維其盡

軫韻

之子子孫孫勿替引

抄之賦也孔云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
韻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
入於寢而奏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咏雖異
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子云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
廟而燕於寢具備也奏者上進之義凡樂一更端為一
奏進而動其聲也綏安也後後日也祿說文云福也此
主君言孔云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
福祿安錢天錫云諸父兄弟皆本一身假廟之典所謂
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至恩旁洽太和
流行實為受福之本非僭慢也穀當作有徐鉉云謂肉
已修庖之可食者黃佐云即祭祀所徹之穀也將奉持
而進之也爾穀既進神惠均皇恩洽與祭之人無有怨
者中庸所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也具通作俱偕也慶
賀也歡洽而相慶賀也莫怨具慶一反言一正說非有
二義醉說大云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飽說文
云厭也小大謂輩行之尊卑年齒之長幼即諸父兄弟

也稽首頭拜至地也孔云神嗜飲食以下即廢辭也愚
按此亦名為餼少牢云上饗親暇曰主人受祭之福胡
壽保建家室即此類也饗餼同字神嗜飲食以祭時言
朱子云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
也孔惠孔時復贊其祭之美孔甚惠順也時謂春祠夏
禴秋嘗冬烝之時鄭云甚順於理甚得其時祭統云賢
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
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
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
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
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又云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
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具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
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
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
端其義而教生焉君子之教也必繇其本順之至也祭
具是與又云孝子之事親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祭義

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維其盡之指此祭畢而燕見其禮無所不盡也子子孫孫子復生子孫復生孫也替爾雅云廢也引爾雅云長也謂仲之而使長也鄭云謂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按爾雅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云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輔廣云或謂采芻即楚茨也今按楚茨在鄭玄時本尚為

楚薺而言抽其棘亦采之義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王路皆言行以肆夏趨以采芻先儒以時邁之詩為肆夏為其中有肆於時夏之語而周禮載尸出入奏肆夏則肆夏采芻皆祭祀時所奏祭祀乃禮之大者故車步皆視之為節惜古文散逸無可考據若序所云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今觀此詩與信南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豐登祭

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滿之意其非衰世之詩甚
明子貢傳謂所以勸農也似亦惑於幽雅之說未
子直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
廟之詩則祭禮之見於少牢饋食者初無鐘鼓送
尸之禮即此已可證其非矣又
況滌牛燕毛皆天子之禮乎

信南山冬禘烝之禮也

左成二年晉師及齊戰於寧
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致

賂晉人不可曰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先王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
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愚
按左傳既以此為先王之命則此詩之作於周初無
可疑者大指與楚茨畧同蓋為冬祭而作篇中既言
獻之皇祖又言享於祖考所謂禘烝者也趙汴云烝
嘗皆禘與祠不同烝嘗蓋豐於祠祠烝又豐於嘗

嘗以審新為名丞衆也可
以薦者衆也詳見楚災篇

信彼南山維禹甸

叶先韻亭年翻亦叶真韻他鄰翻周禮註云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敵之

之敵同疏云甸作敵出韓詩

之昀昀

陸德明本作昀昀周禮註作營營楊慎本作均均

原隰

曾孫田

先韻亦叶真韻他因翻

之我疆我理

紙韻

南東其畝

叶紙韻母鄙翻

賦也信彼南山與節彼南山文法正同信通作仲蛻之貌與引而伸之同義指山之左右前後所綿亘也

易屈信相感周禮侯執信圭俱與伸通用南山終南山也禹貢所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即此王制天子之田

方千里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周都鎬京終南山在王畿之內所謂天子之田也詩所言

乃天子祀事而推本於重農咏南山即咏畿內之地云耳非以山言也治田出穀稅曰甸王畿名甸禹貢五百

里甸服是也若此甸乃丘甸之甸與上文二甸不同周禮少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舊說謂以孟子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甸之言永也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也賦者出車徒給繇役之名以甸為賦兵車一乘之始故此詩以甸言於甸之外四旁各加一里除以為治溝洫之用而不出稅則為方十里之成也縣都就四層累起數亦如之縣方四十里都方八十里旁各加十里則是方百里名為一同孔穎達云論語註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左傳服註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馬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今謂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

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升間有洫同也畢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李氏云老蘇亦謂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啓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猶葦治至周而大備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劉公瑾云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績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於禹之績可以見禹力之存入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鄧元錫云首章募稷功也禹暨稷奏平成之烈烝民粒焉言禹甸稷功於禹時成

也不斥言稷言曾孫著之矣又吳越春秋稱禹來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徇集五嶽因引此詩其意謂南嶽一名霍山即此詩所云南山者也今按禹治水功首冀無始於南嶽之事此說妄也昀昀兩雅云田也毛傳云墾闢貌愚按說文無昀字疑當作均字或勻字因其言田事遂加田於其旁未必真古文也均者平也勻亦均也周禮少師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言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上地所養者衆也若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又大司徒職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言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倍之也再易之地亦以類推凡此皆均之意也均於原又均於隰曰昀昀也必以原隰為言者大司徒職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五地之內可為田者惟墳衍

原隰耳爾雅云高平曰陸可食者曰原釋名云下濕曰隰隰蟄也蟄隰意也春秋傳云井衍沃牧隰皋行沃即墳衍地之美者九夫為一井下隰高皋之地即原隰乃地之不美者鄭玄謂九夫二牧二牧而當一井也均及於此而後井地始均故但指言原隰也黃子道周云地不中於繩墨則漆林柘材興焉丘陵險阪則阨塞牢瀦成焉原隰可墾則阡陌畝畝形焉三易再易之田定其準直則民志平焉曾孫承宗廟者謂天子也孔云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是為遠辭郊特牲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郝敬云曾孫雖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狸首之曾孫侯氏春秋傳之曾孫蒯瞶周禮考工記之祝侯曰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自諸侯以下禮卑名小分輕不足舉矣呂祖謙云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於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也曰田之者井牧相兼以成田田盡乎原隰則無遺田可知故但據原隰而言也

我指曾孫也。玩我疆我理二句，則知此詩所言曾孫乃立法定制者。序傳以為成王理蓋近之。劉彞云：田法成於禹，稷久矣。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陳祥道云：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入，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入，則於是時人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寢開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觀此詩所言，則法畧於夏，備於周，可知季本云：按縣之詩，太王遷岐之初，已疆理矣。然太王所疆理者，殷人七十畝之助。周既有天下，則復開拓覈定之，而為百畝之徹也。疆說文云：界也。曰我疆者，疆之也。毛云：盡經界也。愚按後章言疆場疆為大界，場為小界。此可以明疆之義，謂八家同井之疆也。大司徒職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疆以溝為限，同井有溝，亦其證也。我理毛云：分地理也。按下文言南東即地之理畝，勢宜南則同井。

皆南畝勢宜東則同井皆東也田寬一步長百步為畝
本作畝从田从十久聲徐鉉云十四方也常昭云下曰
畝高曰畝畝隴也按畝乃隴中水道古作畎六畝為一
畝對畝則畝為下對畝則畝為高畝即田身是也劉公
瑾云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為遂為
溝而或南其畝東其畝也按遂橫則溝從遂從則溝橫
劉晏所云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
則其畝東矣是也遂乃百畝之遂溝乃同井之溝而周
禮考工記所載其制各別周禮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鄭注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
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
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
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鄭注以爲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陳及之駁之云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至於溝洫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概畎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皆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於同耳又云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圖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又按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或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愚謂二說皆有之繇畝之南東無定故阡陌之為南為東亦無定但陌之名從於遂洫阡之名從於溝澮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

之或南或東而徑涂因之則遂間百畝洹間百夫而徑
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之或南或東而畛道亦
因之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孟子以溝
澮皆盈連言亦形勢相合之驗也又虞書云濬畝澮距
川始於濬畝終於濬澮其制亦與考工記合一說田事
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亦通
又郝云南東其畝者概率土而言也周京偏據西北天
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膏沃與疆理之功
莫遠於南而極於東文王化行亦止南國王制云東田
大雅江漢云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
於海隅奄徐淮夷之土始歸版圖故曰南東其畝是說
亦自新創但左傳南東之解甚明不必從自首章至秦
穆或或先從田事說起為祭
祀張本與楚茨前八句同意

上天同雲

大韻

雨雪雰雰

文益之以霤

豐本作霤

霤

屋韻

既優

說文作優

既渥

叶屋韻烏谷翻

既霑既

足

叶屋韻讀如祝子六翻

生我百穀

屋韻朱子云同雲雲一色也將雪賦也爾雅冬為上天

之候如此陸佃云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雨雪解見北風篇霽霽毛傳云雲貌按說文霽即氣字云祥也與雲無涉當作紛之為言亂也世說謝太傅於雪日內集謂兒女曰白雪紛紛同此彭執中云蝗產子於地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諺云要宜麥見三白孔云積雪是年之前冬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耳愚按此詩作於冬祭之時因紀述舊冬之事見一歲之田功所自始也蓋又加也爾雅云小雨謂之霤霤陸云霤者膏潤入土如人之脈霤者粟歷霤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已根不濡也霤言其上霤言其下董子云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潤葉津塗

而已矣優通作優說文云澤多也渥韻會云厚漬貌此指雪言以澤之渥而漬者渥也霑說文云雨裏也霑者濡也足滿足也此指雨言以其僅止於微濡而用已足也陸云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潤澤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溺又可以履陽於根箸也愚按天澤既充斯土膏饒洽故能生我衆穀也

疆場翼翼

職韻

黍稷或或

叶職韻

曾孫之穡

職韻

以為酒食

職韻

粢我尸

賓

真韻亦叶先韻界眠翻

壽考萬年

先韻亦叶真韻奴因翻賦也疆場皆田界之名疆乃

八家同井之界畔場乃一夫百畝之界畔場通作易張要云田至此易主故曰易翼翼者言疆之左右又有疆

之左右又有如鳥之有兩翼也或說文云有文章也或種黍或種稷交錯成文曰或或疆場翼翼承首章我疆我理言黍稷或或承次章生我百穀言而意重在黍稷謂可取以奉祭祀也孔云上言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說文云穀可收曰穡同井之中有公田其稼皆天子所有故曰曾孫之穡弁說文云相付與也與尸謂酌齊獻尸及獻熟食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於祭末行獻酬之禮是也鄭云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此章及下章皆先事擬議之辭至五六章方言祭時事

中田有

廬

魚韻

疆

外傳作壇

場

有

爪

本麻韻當叶魚韻讀如居斤於翻

是

剝

是

道

虞韻

獻

之皇祖

虞韻

曾

孫

壽

考

叶虞韻讀如苦孔五翻

受

天

之

祐

虞韻

也

中

田

公

田也一井九百畝其中百畝為公田也廬說文云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孔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

出而就田須有廬舍以便其農事食貨志云理民之道
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疆界六尺為步步百為
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
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
餘二十晦以為廬舍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
韭盡取焉韓詩外傳云公田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
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
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
民和親而相好後漢書註云井田法廬舍在內貴人也
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陳祥道云孟子曰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廬舍二畝半田中之居也廬亦
二畝半國中之居也其在邑則春出於野其在野則冬
入於邑考之於禮鄉師巡國及野以施惠鄉大夫辨國
中之可任舍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廬
里於國中矣廬里所以莫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
已觀遺人言十里有廬詩言廬旅莊周言蘧廬則田之

有廬亦若此耳疆場有瓜者鄭云於畔上種瓜按篇中
三疆字其義皆同惟兩場字微有分別上章場字分指
九夫之場此場字則專主公田之場也蓋八家各私其
場以種米竈惟井畔之疆與公田之場理當屬之於公
故於此種植以盡地利所藉以獻皇祖者皆是之自出
於民無與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供廩
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竈之屬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
之果竈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
竈果者棗李之類竈者瓜瓠之類春夏於疆場之地種
植諸品則名為圃秋冬諸品成熟築之以蹂踐禾稼則
名為場也若去郊百里外曰甸甸天子籍田在焉則又特
命甸師掌之也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言
瓜華祇供一時之食非收斂久藏之種明不與民爭利
亦天子圃樹瓜之證又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
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此則通
指井九百畝之疆場耳陸佃云場言至此而易主矣至

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有讓畔者義有灌瓜者緣是而已按禮云瓜祭上環是則瓜為祭品所有故詩并及之環謂瓜之脫華處也是剝言棗也剝之言擊豳風八月剝棗是也特以棗為言者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唯饋食之籩屬果品其實僅五物耳曰棗曰栗曰桃曰乾蓀曰榛實以棗居五物之首故第舉剝棗以該之也道說文云酢菜也徐鉉云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周禮豆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苴苴苴苴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加豆之實芹菹落菹荀菹凡七菹其羞豆之實則無菹也詩言疆場所植非特有瓜可以祭而已又有於是而剝以用之者於是而菹以用之者但言剝菹而不言其物以惟棗用剝言剝則知其為棗菹惟七種言菹則知其為七菹也舊說以剝菹皆主瓜言按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為國君削瓜者華之副言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也華若草木之華中裂之不四析也是皆有剝削

之義惟菹無用瓜者僅見於齊民要術載瓜菹之法云
瓜淨洗令燥鹽揩之以鹽和酒糟令有鹽味不須多合
藏之密泥甌口軟而黃便可食大者六破小者四破五
寸斷之廣狹盡瓜之形又云長四寸廣一寸但此瓜菹
乃後世所用以供口體之奉非古祭禮所有故知菹斷
非指瓜也菹非指瓜則剝亦非指瓜矣祭統云水草之
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菹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
志此祭之心也郊特牲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
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
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
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儀禮註云凡進物曰獻皇君也加
祖稱皇尊之也除禴而上皆稱祖時祭當及禴而第言
祖者孔謂據遠可以兼近是也祐說文云福也兩
雅云厚也使曾孫得壽考之福而為天所加厚也祭

以清酒

有韻亦叶麋韻茲五翻

從以騂牡

有韻亦叶麋韻滿補翻

享于祖考

叶有韻去九翻亦

叶麋韻見第四章

執其騂刀

豪韻

以啓其毛

豪韻

取其血膋

叶豪韻魯刀翻說文作滕

賦也

清酒朱子云清潔之

酒鬱邑之屬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邑臭鬱合邑

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此下有

陰氣也孔云祭之禮先以鬱邑降神然後迎牲此下有

騂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

其上明據灌時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

邑以實彝而陳之裸者灌祭之名是祀裸用鬱邑也天

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

曰清酒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何知詩清

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

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

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沅酌凡酒修酌鄭註差次之云
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酢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
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又鄭以清為玄酒愚按禮運玄酒
在室醴醑在戶菜醑在堂澄酒在下蓋第說之而不用
與此無涉也馬赤色曰騂以牲色赤亦名騂牲說文云
畜父也郊特牲云牲用騂尚赤也又周禮牧人職云凡
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毛之舊說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
望祀祭五嶽四鎮四瀆也凡三代各尊其所尚之色周
人尚赤而惟陽祀用騂蓋重其禮以別於凡祭也然此
所言從以騂牲及下文故其毛取血膋亦第以牛為主
蓋牛乃牲之大者周禮大司徒奉牛牲蓋其騂祭義謂
卿大夫毛牛而說文亦解膋為牛腸脂是也享者祭宗
廟之名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天神地示人鬼人鬼者
宗廟也於天神曰祀於地示曰祭於人鬼曰享享有六

以肆獻裸享先王謂大禘也以饋食享先王謂禘也以祠春享以禴夏享以嘗秋享以烝冬享若此詩所言則冬享耳考謂禘也禮記云生曰父死曰考白虎通云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冬烝合祭七廟自始祖而下以至於禘故以祖考並言鄭云享于祖考納亨時也孔云周禮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註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鷹刀毛云刀有鷹者孔云鷹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鷹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言取其鷹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陳祥道云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鷹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按執其鷹刀有二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牡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鷹刀以割取脾膋乃退註疏謂將殺牲故

袒然則此卿大夫執之也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洗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註疏謂齊者齊肺也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進齊肺橫切之使不絕奠於俎上尸齊之故云羞齊又禮器云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註疏謂親制祭者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親割牲者薦熟時君親割牲體也以上三事曰羞齊曰制祭曰割牲皆君執之也此下文言啟毛取血臂與祭義合知是卿大夫執鸞刀也啟告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常昭云物色也啟其毛者取毛之色以告於祖考鄭箋所謂以告純是也孔疏謂開其毛似難通所取之毛以耳毛為上所謂毛牛尚耳是也其色則赤色所謂從以騂牲者也取血以祭即所謂睥也觀射父云血以告殺常昭云明不因故也孔云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又郊特牲云血

祭盛氣也疏謂血是氣之所含故云盛氣也愚按二義無
之始備郊特牲又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
者貴純之道也疏云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
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貴其牲
之純善之道也中善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又血亦所
用以燎也腎解見前取腎為備燔燎之用以告臭也先
儒皆謂當朝踐時祝取脾腎燎於爐入以告神於室始
升牲首於室故郊特牲云取脾腎燔燎升首報陽也以
升首在燔燎之後故知當朝踐時也朝踐之禮行於灌
後亦謂之朝事謂早朝祭事也故祭義云建設朝事燔
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羶即血腎薌即黍稷先儒
又謂此朝踐時之燎及薦熟時又有燎故郊特牲云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奠
謂熟薦時也據此則一祭而前後有二燎未知然否

是烝是享

叶陽韻
虛良翻

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叶陽韻
謨郎翻

先祖是

皇

陽韻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陽韻

賦也

烝冬

祭名

牲既

殺矣

中享獻之禮謂薦熟也薦熟之禮周禮謂之饋獻亦謂之饋食此時始薦黍稷故以苾苾芬芬言苾苾解見楚茨篇饋食之薦不止於黍稷而獨言苾苾者祭以黍稷為主也祀事孔明言自是而後所行祀禮又甚明備如一執爨蹻蹻以至鼓鐘送尸等事是也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於後而畧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畧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古人文字互見之妙如此先祖是皇解亦見楚茨篇福受於天而實先祖之所介助惟曾孫能致孝如此故先祖報以己所介助之福俾其萬壽無疆而向所預擬為壽考萬年受天之祐者皆非虛語矣張文潛云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

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
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
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
也鄧云楚茨信南山二詩言天祐皇福萬壽不一而足
歆王也不知稼穡艱難不念小民
之依亦罔或克壽周書戒之矣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篇名作南山序以為刺幽王也不能修

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此
不過為毛傳篇次所誤其謬不待言矣子貢傳以
南山楚茨皆所以勸農而申培說亦以此為王者
勸農而禱祝之詩皆似惑於朱子幽雅之說益信
二書之為偽書也朱子云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四篇即為幽雅未知是否愚按此詩有從以
騂牡之語明是周有天下所尚豈幽侯所有而楚
茨辭指與此詩畧同亦皆一時所作特一言秋禘

一言冬烝耳且我疆我理王事也鸞刀啓毛王禮也觀其以曾孫田之配維禹甸之此其為曾孫何如者即諸侯不敢當而朱子乃以為公卿奉宗廟之詩何也

潛薦魚於寢廟之樂歌

出中培說

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

同

出賈公彥周禮疏

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黃子道周云是薦鮪

之終事也鄭玄云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孔穎達云按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親往以四時薦新是其嘗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又云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享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

敬於天與親也秋嘗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
以致其孝也呂氏春秋所載與月令同惟淮南子嘗
魚作射魚似不足信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洲里革斷
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
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
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絜魚鼈以為
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
設罝郭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
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賈公彥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月
令孟春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春薦鮓於寢廟
即獻人春獻王鮪二也鼈人秋獻鼈魚三也王制云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援神契云陰用事
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潛詩季冬薦
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
魚惟夏不取宣公夏濫於泗洲以其非時里革諫之
愚按是詩以潛有多魚為言明謂天寒魚多潛藏其

為月令季冬之薦魯語大寒之取已無可疑但未詳其作於何世孔謂周公成王太平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亦無明據今姑從之

猗與

平聲

漆沮

魚韻

潛

正義

釋文

薛君章句

俱作漆小爾雅作楷

有多魚

韻

有鱣

有鮪

紙韻

鯨

鰭

鰕

豐氏本

鯉

紙韻

以享

以祀

叶職韻

以介

景

福

叶職韻

筆力翻

賦也

猗通作歎歎聲也與通作歎

辭猗與漆沮孔云可猗嗟而歎美歎此漆沮之二水也

漆水一名同川水經謂之漆水云即濁水也雍大記云

自同官縣西境來經華原縣合沮水華原今省入耀州

沮水一名同官川水經云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校

相縣北東入於雒一統志云在中部縣南門外發源陝

西通志云合慈馬諸川經同官縣北于午嶺南流入耀

州岔口與漆水合流按耀州即漢之祓祠也以漆沮二水合流於此故通名為漆沮水水經註以為渠沮水也但據注合流之後仍分為二其一水東南出者即此之漆沮水故渠水也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禹貢所謂導渭東過漆沮及此詩猗猗漆沮皆此水也其一水東出者仍名為沮循鄭渠東逕當道蓮芍栗邑等處又東北流注於雒則水經所謂入於雒者即此故先儒誤傳以為漆沮水一名雒水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雒正指此雒非河南之雒也然謂沮水因入雒而概名雒則可謂入渭之漆沮水混名雒則不可若大雅縣自土沮漆乃扶風之水與此無涉曹氏云漆沮之水上接涇渭下與河通所以多魚潛朱子云藏之深也解頤新語云魚喜潛鄭云冬魚之性定孔云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毛傳解潛為慘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按此則潛當通作潛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是

也鄧元錫駿之云猗其多也潛其深也取以時用有禮
故足樂也於以祭受福矣柴而岑之薄園而取之是盡
物之心也非王心也有鱣二句多魚之實也鱣鮪詳見
碩人篇羅願云鱣蓋鮪之類常三月中從河上於孟津
捕之淮水亦有之鮪出海三月從河上來許慎謂邈河
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為龍今鞏縣東雒度北崖上
山腹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入河又
云孔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謂魚類也鱣鮪之類雖
食於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
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冬乃岫居入河而
眩浮亦其驗也水經注云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崆崆
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
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游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它
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熟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
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也按周禮天官獻
人職云春獻王鮪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

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馬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夏
小正則以二月祭鮪戴德為之傳云祭不必記記鮪何
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
時謹記其時陸佃亦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
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言漆沮及河通
道此魚今詳鮪既以三月間來鱣為鮪之類而來時又
同於鮪且冬皆岫居則其非季冬所有明矣詩於下大
諸魚不言有而獨於此二魚言有者正以其從它處而
來非漆沮所本有抑亦追昔日之辭不為此時季冬諫
耳鮪說文云白鰣也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鰣又謂白
鰣江東呼為鮪釋魚鮪黑鰣是也此魚好游水上故莊
子觀於濠梁稱鰣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明遂其性也
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鰣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
此魚好游也陸云鰣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鰣也今
江淮之間謂之鰣魚性淨似鱈而白蓋鰣从嘗鰣謂之
飴其義一也鰣鰣鰣解俱見魚麗篇漆沮之魚多矣於

鯪鮓外獨舉四魚者蓋鯪善游鱗善飛其性浮鯪性偃
鯪性俯其性沉今至冬而皆潛則凡為魚之類者無所
不潛矣又陸云先鯪後鱗先鯪後鯪者鱗大於鯪鯪大
於鯪亦其美之遞不如也享說文云獻也祀說文云祭
無已也以享指今日言以祀指後日言以介景福與楚
茨篇義同詩言黍稷所有之魚不獨春時從河來者有
鯪有鮓而已若鯪鱗鯪鯪之類皆二水所素饒茲於李
冬之時取之以獻寢廟繼此以往祀典之脩復無歲而
不然以此邀祖考之佑則將助之以彰明可見之福也
又按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蠹羹曲禮曰藁魚曰
商祭鮮魚曰臠祭則王於凡祭祀其登俎者奚適而
不用魚哉特季冬純用魚而春薦新則專用鮓耳

潛一章六句

序及蔡邕獨斷皆以為季冬薦魚春
獻鮓之所歌也按孟春而魚陟負冰

若以此詩為兼用之獻鮓則據夏小正已在二月
據月令且在三月於時魚已不潛與詩語盤矣于

貢傳只存寢廟二字而其餘闕文當亦同子夏之說以禮記薦魚薦鮓皆在寢廟故也乃鄭忠肅又引或者之說疑為祭漆沮之詩謂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豈容無祭祭則豈無樂歌夫漆沮有二此近鎬之漆沮非彼漆沮也烏得同之天作之篇與祀岐山一例哉

桑扈饗諸侯之禮也諸侯春見曰朝天子饗之疑即

九夏中之驚夏

左傳成二十三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

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按禮有饗食燕三者其詳已見鹿鳴彤弓蓼蕭露斯諸篇饗食比燕禮為大周禮大行人以九飫之禮待賓客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大國之孤

賦小國之君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疏謂饗禮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也食禮九舉者亦烹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也後放此儀禮傳云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饗食之禮俱於廟行之燕則在寢而已然食禮雖大而以無獻酢之法又差異於饗燕故太宗伯職但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周語晉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敬烝范子私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穀烝而左傳亦載宣十六年冬士會問穀烝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饗通作享宴通作燕禮升穀於俎皆謂之烝烝者升也凡禘郊皆血腥全其牲體而升之謂之全烝公侯來朝王為設享則有體薦薦其半

體謂之房烝切肉為殽升俎謂之殽烝又饗禮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蓋饗燕之異如此故左傳晉卻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古者於饗食燕三禮之中特以饗禮為盛禮唐賈公彥謂饗有食有酒燕燕於食故云盛禮也據甯惠子引此詩為咏饗食之事則既與燕禮無涉而詩中有旨酒思柔之云則其為饗禮而非食禮甚明特以饗中有食故兼言享食耳愚又意此必諸侯春來朝於天子而天子饗之之詩周禮大行人職云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此詩詠桑扈黃鳥俱春時所有非朝而何饗禮之見於詩者惟有此篇又按周禮九夏驚夏居其一杜子春謂公出入奏驚夏賈氏疏云按大射公入奏驚夏是諸侯射於西郊自外入時奏之出入禮

同故無云出也今按驚教古俱通作傲莊子惠以歡
為教前漢書實嬰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驚皆傲字也
射之奏驚意亦取無恤無教之義此詩詠饗諸侯而
末有彼交匪教之語正與夏名相合則饗禮時出入
所奏其即此詩乎

交交采芻

麋韻爾雅子貢傳中培說豐氏本俱作薦後同說文作產

有鶯其羽

麋韻君

子樂

音絡後同

胥受天之祜

麋韻

興也交交鄭玄云飛往來貌鄒忠肅云周之盛世有賓

禮以親邦國固交而為秦之時也以采芻交交起興正與末章彼交相映采芻解見小宛篇丘光庭云爾雅采芻竊脂竊之言淺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采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鵲鳥是也以其採采時來故謂之采芻按左傳剡子云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九芻為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預引爾雅解之云。扈有九種也。春扈鵠鵠。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喈。喈。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陸佃云。賈逵。樊光。以為春扈。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耔。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為果。驅鳥。桑扈。為蠶。驅雀。行扈。喈。喈。晝。為民驅鳥。宵。扈。噴。噴。夜。為農。驅獸。老扈。鷄。鷄。則趣民刈麥。今起不得晏者也。說者非之。以為入林為果。驅鳥入室。為蠶。驅雀。晝。驅鳥。夜。驅獸。窮日通宵。常在田野。非先王所以建官之意。則亦以誤矣。蓋九扈農桑候鳥。扈民無淫者也。故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爾。非謂依此諸扈使之動作也。蓋如棘扈。則主園事。爾。桑扈。則主蠶事。爾。驅鳥。驅雀。非所以為難也。又扈字。說文。本作雇。从佳。戶聲。徐鉉云。雇。扈也。扈止也。姪者。過時也。扈民不姪。為止民。使無過時也。今按。扈乃邑名。原無止義。當是因雇鳥能止民。不淫。通用作扈。故又因訓扈為止也。驚。

鳥名即黃鳥也一名倉庚月令以仲春之月鳴亦名黃
鸝鳴則蠶生陸璣云幽州人謂之黃鳥詳見葛覃篇羅
願云倉庚者蠶之候故詩稱倉庚嘒嘒采繁祁祁後人
皆以鶯名之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从麗又曰鸝必
匹飛也有鶯其羽謂振羽而羣飛也與桑扈並言者以
興春朝之時爵有尊卑姓有同異皆在班列亦如鳥之
不一其族者然又小雅兩咏桑扈皆曰交交而黍風之
詠黃鳥亦曰交交意其叅襍往來之狀殆是相類故此
詩於桑扈之下連言鶯羽似亦以交交象之俗所云鶯
梭織柳是也且桑扈既能扈民無淫而酒以成禮不繼
以淫末章所云彼交匪傲者雖在樂胥之時未嘗忘扈
止之戒而鸝必匹飛於同時來朝之義尤有合焉詩人
所以取興於二鳥者意固在是君子朱子云指諸侯也
賈誼云胥者相也爾雅云皆也郭璞云方言東齊謂皆
曰胥樂胥猶古樂府云今日樂相樂也楊慎云古人倒
句法類如此愚按此以獻酬款洽言樂胥之度正匪傲

所形惟敬故能和也祐說文云福也地天交泰使天子之寵眷不衰即所謂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

扈有驚其領

梗韻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梗韻

興也領毛傳云頸也鳥將飛

則先奮其頸屏小牆當門中者所以禦外而蔽內爾雅屏謂之樹是也君子能循禮以盡其事上之敬則名分辨紀綱正外侮不侵天下和平信乎其足為萬邦之屏蔽也曹氏云魯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

之屏之翰

叶元韻讀如繁符袁翻

百

辟為憲

叶元韻

不戢不難

叶歌韻

受

說文長箋作速

福不那

歌韻

說文長箋作讎非也上文不難之難當作讎賦也二之猶是也之屏承上章言翰鳥羽也與屏字皆借字取義言是君子也不特可為萬邦之藩屏亦可為天朝之羽翼也百辟汎指其餘諸侯也憲毛云法也愚按憲字

从心从目故有取法之義言此來朝之君子能循禮則四方諸侯之聞風者皆將以之為法式而謹於禮矣哉說文云藏兵也收斂之義難通作讎說文云行有節也按難讎古文通用周禮方相氏率百隸時難以索室驅疫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論語史記俱作讎是其證也那之為言彼也按說文訓那為西夷國故字从邑凡經傳語辭用那者皆借聲無義故爾雅以為於也杜預以為猶何也郭璞以為語之韻絕也愚謂不那即俗所云不那箇也下足以屏萬邦上足以翰天朝遠足以憲百辟則受天之祐自是無數福孰如之使其中以禮自戢而矜肆未除外不以禮自持而行動無節乃妄欲冀其受福恐亦不足以受彼矣不能受福則那而彼之那者外之之辭也能受福則來而納之來者內之之辭下章云萬福來求是也孝經言諸侯之孝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此可以通哉難受福之義矣

兕觥

左傳說文豐本

俱作

其觥

尤韻說文陸德明
本豐本俱作斛

旨酒思柔

尤韻

彼
左傳前漢

交

前漢書
作微

匪教

左傳前漢書
中說俱作微

萬福來求

尤韻
賦也兕

解見卷耳篇呂祖謙云如卷耳巽觥並陳則不必指為
罰爵若此詩則罰爵也觥朱子云角上曲貌本作斛音

徐鉉云甘也音酒者以酒為音而嗜之猶書云甘酒也

柔說文云木曲直也其字从木與剛對看禮記疏云謂

情性和柔也此二句解先王制兕觥之意言先王於燕

饗之禮所以有觥然兕觥之設者何哉以酒為陽物

能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故制兕觥為罰爵以寓戒兕

善觸者也取其角為觥欲人顧此物則雖以酒之旨美

為可嗜而必思所以和柔其性情不敢失禮過飲而為

酒所困也況饗入與燕不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則酒之設亦徒取具文以成禮而非賓主之所酣用者

乎彼彼諸侯也交者交接於一堂之謂升降酬酢皆具

事也教當依左傳作傲倨也按禮記教不可長及母恤母教皆通作傲匪教兼載難言左傳云萬盈數也求本古衣裘字象形後人加衣作裘實一字也此當通作速說文云聚斂也凡經書中言求者皆是速字彼君子於行禮交際之間謹守侯度絕無傲慢之形位雖高而不驕情雖通而不肆是雖非有意於斂福而萬福皆來就而聚之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正謂此也上章末句自我受福言此自福就我言猶云富貴逼人耳中說云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具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左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以彼交為匪交字之訛也而前漢書五行志亦云匪

微匪微萬福來求註謂飲酒者不微倖不做
慢則福祿就而求之古文傳寫互異如此

桑扈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朱子皆謂天子燕諸侯之詩然此饗詩非燕詩也如蓼

蕭露斯乃燕諸侯詩耳中培說則以為天子燕方
伯之詩蓋從萬邦之屏百辟為憲二句生說其意
見亦出於朱子鄒云夫以桑扈為燕方伯則亦當
以彤弓為燕連帥此等總不必臆為之說古者方
伯連帥亦未必有專職觀所云百辟為憲則文武
總在其中如後世六月之吉甫崧高之中伯可見
已序則以為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范
甯序穀梁亦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今按
詩中原無刺意說者謂盛陳古之君子樂循禮文
如此所以刺今之不然殊屬附會總之為篇次所
耳惑

蓼蕭諸侯繼世嗣封天子與之燕而歌此

左傳襄二十六年衛

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又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據二傳其一以賦此詩為安先君之宗祧其一以通嗣君之故賦此詩則其為繼世嗣封之詩明矣故序云蓼蕭澤及四海也宣亦以天子能懷四方之諸侯為澤及四海耶

蓼彼蕭斯零

豐氏本作露後同

露渥

語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

語

韻洗
與翻
今燕笑語

韻
今是以有譽處

叶語韻
敵呂翻

今興也
興也
蓼戴

蓼貌蓋蓼本辛菜名故以蒼蓼象其色毛傳以為長大貌似無據蕭香蒿也解見生民篇斯語辭如露斯馨斯鹿斯柳斯是也零露解見野有蔓草篇鄭玄云露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潛毛云潛然蕭上露貌按說文訓潛為潛酒伐木所云有酒潛我者是也今以蕭上露貌為潛者蕭之受露其狀沾濡有似於茅之涕酒也蕭既受露則色愈蒼蓼故以蓼言之也陸佃云蕭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以況四海之諸侯疏義云露零於蓼蕭天子以心寫於諸侯如天道之下濟然而語又相應也故為興君子指此繼世之諸侯也我天子自我也寫毛云翰寫也今作瀉嚴云心有憂則鬱而不泄如傾寫器中之物則舒快矣燕謂設燕笑語是燕時君臣相悅豫之情按答述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譽朱子云善聲也處止也留也譽處猶言為聲譽之所歸也上下

交而奉道成則君臣皆有美譽也輔廣云諸侯象賢嗣
封天子見之得以輸寫其心因與之燕飲語笑和悅益
愛念其先人美其有後也國以求存爰及苗裔繇是則
君無寡恩之嫌臣有同休之慶皆得以保有其聲譽也
蓼蕭裳華皆為繼世諸侯
而作故其首章之語畧同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陽韻既

見君子為龍

左傳作寵

為光

陽韻

其德不爽

叶陽韻師莊翻

壽考不忘

陽韻興也起興與上章同皆上交於下之意凜凜毛
傳云露蕃貌鄧元錫云龍象德之靈變光美德之昭明
一云為龍見能膏澤下民為光見能照臨下國亦通其
德即龍光之德爽爾雅云差也欲其德常如此而不至
於有差爽也一云為龍為光用之有變化其德不爽存
之無改移亦通考說文云老也不忘謂無忘今日規勸
之言即其德不爽一語是也祝其壽考而勉其不忘主
情之肫切如此朱子云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

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叶蓀韻
乃禮翻

既見君子孔燕

音

下壽豈同陸
德明本作愷

弟

蓀韻
本作悌

宜兄宜弟

同上

令德壽豈

叶蓀韻
去禮翻

左傳杜註作凱

興也

泥泥露威而凝洽之貌興下文

孔燕豈弟孔甚豈樂也弟順也易也說文云弟常束之

次第也徐錯云積之而順不相疾者莫近於常故取名

於常束之次第孔燕豈弟孔字畧斷燕字又畧斷猶言

甚哉燕時如此乎豈弟也宜兄宜弟因其德之形於燕

而知其必宜於家朱子云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

戒之也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

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黃佐云疑忌兄弟薄世之常情

春秋或出奔而書弟或盜殺而書兄皆正人倫而存天

理為後世訓也大學云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令

德即宜兄弟之令德壽豈壽而且樂也有此令德則自

今以後壽考之年皆優游順適之境蓋樂以天者也鄒

忠信云王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異戴王室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故褒之以龍光祈之以不與美之以宜
兄宜弟祈之以壽考壽豈意何慇慇也古親賢
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徒以私惠自留哉 蓼彼

蕭斯零露濃濃

叶東韻 奴同翻

既見君子

豐本作鑒

革

豐本作勒

忡忡

東韻毛傳陸德明本皆从心作忡直弓勅弓

和鸞

豐氏本作

鑾

雖雖

叶東韻讀如翁鳥公翻賈誼新書作

萬福攸同

東韻興也濃說文云露多也蓼蕭承露之厚興諸侯
受福之多諸侯之福皆天子所賜也毛傳訓簠為簠
為簠首按詩言簠簠有三處而鄭箋解各不同鉤膺簠
革云簠首垂也簠革金厄云簠也惟本傳為得之詩詁
云簠御者所執也从絲曰簠以革曰簠爾雅云簠首謂
之革郭璞云簠鞞也

之革然則鞞即轡之别名革乃轡首之垂者鄭氏於兩處分而解之則各缺其一也仲仲轡垂貌草蟲傳謂猶街街是也和鸞皆鈴也抱璞子云鸞聞樂而舞至則圓安樂其雌曰和禽經云雌曰和雄曰鸞陸佃云禮在與則聞鸞和之音蓋取諸此毛以為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為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按衡是車前衡木駕馬者即軾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鑣則馬銜也以駟鐵詩觀之輜車置鸞於鑣明其異於乘車則謂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者似若可信崔豹云鑣輅衡上金爵者朱鳥也朱鳥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鸞或謂為鑣事一而異義也于實周禮注云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雖難言得其和也又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雖通作囀爾雅云音聲和也和鸞相應故曰雖難筆革和鸞皆諸侯車馬之飾既受命於天子則當備此儀物矣又王介甫呂伯恭皆

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簠簋和
鸞矣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肇華金厄三章曰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萬福所該者廣享壽考保祿
位皆在其中攸所同聚也去後祝願之詞又賈誼云聲
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雖離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
則萬福之所聚也此以雖離象其德亦通殷大白云篇
中頌美處俱含訓
誠意此王言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子貢傳中培說朱傳皆以為諸
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按

來朝燕詩則露斯篇
是矣此故不應複出

湛露諸侯朝正于王王行饗禮畢而燕之於寢於是

賦此

序及子貢傳皆云天子燕諸侯也鄭玄云諸侯
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左傳文四

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露不辭又不答
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
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杜預注云朝正者朝而受政教也鄭忠肅云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
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
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
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
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

湛

先生印海

湛露斯匪陽

豐氏本作易

不晞

微韻

厭厭

說文作

詩作惓惓云
和悅之貌

夜飲不醉無歸

微韻

也澹也

興也

湛增韻云澄

重言之者

毛傳云

澄

云

澄

云

澄

云

澄

露茂盛貌斯語辭以天澤厚被於物與君恩厚及於臣
與蓼蕭同意又歐陽修云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雲
若水泉之浸其類非一而獨以露為言者露以夜降者
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厭厭當依說文作慇慇安
也郭璞云安詳之容蓋心安之也小戎厭厭良人解亦
同此夜飲毛云私燕也孔穎達云楚茨備言燕私傳謂
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按儀
禮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
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閤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
燎設大燭而已是夜飲之禮古誠有之其禮一獻四舉
酬降脫屣升坐無筭爵無筭樂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醉非若饗禮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故曰不醉無歸也郝敬云朝以朝旦禮主於辨也
飲以昏夜情主於合也朱子云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
以與厭厭夜飲
不醉則不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皓韻豐本作什

厭厭夜

飲在宗載考

皓韻

與也

豐毛說文

云

平盛也

忠按

以
豐

言草

[illegible]

下達也徐鍇

云察

本草云

生

上盛

者其

下必

深想

也

陽

云言在彼豐

草杷。

棘者

以
處

之

草

木
如

王國

波

省疾

也然簡陸疏中無此條當俟再考棘解見凱風篇戴侗
云並束為棘象其叢生棘有二槭棘之棘其實似棗而
多酸荊棘之棘稌生荊中木小而尤多束此棘乃槭棘
之棘也愚按詩以杞棘並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
知且以後章桐椅例之桐椅相類杞棘亦常相類此杞
即杞杞也又杞杞之類亦有枸棘杞棘形長而枝無刺者為
枸杞圓而有刺者為枸棘杞棘桐椅皆以興同類之諸
侯以此時來朝者非一人也觀下文莫不字可見謝枋
得云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君子朱
子云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飲酒之盛而不困於酒
則可謂令德矣蘇轍云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
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也故以豐草興之將言
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鄒云杞棘中堅承露雖
厚而不屈有強幹意故以興顯允之令德即酒誥所云
剛制

其桐其

呂祖謙歐陽
修本俱作如

椅

支其實離離

支

豈弟君

子莫不令儀

支韻

興也

桐椅解俱見定之方中篇桐

是也生於高岡亦謂之岡梧蓋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椅梓實桐皮與桐相類故鄭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離離毛云垂也孔云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著多豈弟解見蓼蕭篇左傳云有儀可象謂之儀鄭云謂陔節也孔云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輔廣云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畧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鄭云桐椅高竦其實離離而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興豈弟之令儀即宛鳩所云溫克也要以威儀即令德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或謂豐草有露露始降杞棘有露夜漸久見椅桐之

垂實離離為天向明而醉歸之候則是君臣相與長夜而飲豈所語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義夫露待陽而晞宿乃待露晞而後言歸與愚按先言豐草取類於卑下之物為君尊臣卑之況次言杞棘則高於豐草矣杞棘中實故取以象其德然亦以其德盛而心下故僅取於杞棘也末言桐椅又高於杞棘則象其威儀可為人所瞻仰每況愈上以致其贊美之意又按豐草似興子男杞棘似興侯伯桐椅似興上公二說俱可通張叔翹云君之燕臣第曰不醉無歸曰在宗載考期於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沉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罔不祇畏又有以善其燕豈與後世長夜之飲同乎哉左氏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周王有焉以君成禮不納於淫諸侯有焉季木云此詩前二章以君之勸飲者言欲其盡歡也後二章以臣之承恩者言喜其盡敬也樂而不淫此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之鄧云燕主示慈惠琴蕭之燕笑語也露斯之厭厭飲也慈惠至矣而卒歸之德不爽

沖沖雖難也德顯允莫不令儀也和而節美夫黃佐云
記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周室之盛諸侯之
朝也有常期天子之禮遇也有常典夫何周室既衰其
禮遂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公如京師者一見而
已可歎也夫

湛露四章章四句

中培說以為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此蓋泥於在宗載考一語

耳毛傳因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假宗子與族人
燕為說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
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而鄭箋又引陳敬仲
飲桓公酒欲以火繼敬仲辭以卜晝未卜夜乃止
謂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
止要亦揣摩之說不必有所據且毛鄭既皆知燕
飲有宵而說燭之禮何謂止可行於同姓乎即據
左傳稱諸侯朝正於王主宴樂之賦此是可知概

指凡諸侯而言未嘗分同姓庶姓也

彤弓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賜之彤弓而歌此

詩以饗之

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按左傳文四

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馬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杜預注云言諸侯盡力以當王所狠怒之人而獻其成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申培說與左傳同胡安國云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執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猷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

馬袞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束馬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琫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彤分是已

彤弓彤分受言藏韻陽之我有嘉賓中心叶陽韻之鐘

鼓既設一朝

豐氏本作鼙下同

饗

叶陽韻虛良翻

之

賦也彤說文云丹飾

也从丹多其畫也按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紆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彤弓琫矢之賜是也考工記亦云王弓之屬利射深孔穎達云周禮無彤弓之名此與弋唐弓之屬利射深孔穎達云周禮無彤弓之名此

形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唐大者是其體強弱
之名形旅者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
露漆之為色赤黑而已形既為赤則知旅者為黑也色
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以赤為重入按荀子云天子
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周禮疏亦云天子之弓王旅
諸侯之弓唐大夫之弓夾庾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
有功賜以車服弓矢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
鉞然後殺韓詩外傳云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
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
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山海經云
帝俊賜羿彤弓素繒以扶下國漢常孟詩云肅肅我祖
國自承常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摩邦以翼大商書
大侯之命云父義和具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
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盧旅通史記云齊
桓公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文
武胙彤弓矢大路下拜受賜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文公

獻楚俘於王己酉王享醕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
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玦弓矢千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鄒忠肅云古者諸
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為
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
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為得
專征伐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春
秋左氏皆有是說彼特因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
遠矣夫以肅后之征義和也必曰承王命徂征南仲之
伐獫狁也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今以為賜弓矢者
即得專征伐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皆義戰矣
豈彤弓之設端使然哉孔云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
公所受皆必有玦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
後玦彤弓少玦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
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詔說文云弓反也

毛傳云弛貌徐鍇云弛弦而體反也嚴粲云賜弓不張
受謂諸侯受之言命也鄭玄云謂王策命也藏之者孔
云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言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曰
汝得此弓以歸尚其實藏之以示珍重之意左襄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
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
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所謂以為子孫藏
即此詩云藏之也我天子自謂也稱受賜諸侯曰嘉賓
我有嘉賓以下鄭箋謂受出藏之乃反入正義引晉文
公出入三覲之事為証非也出入三覲紀其先後覲王
凡有三次無受賜後復受饗之事考文公饗賜正同日
傳先言饗而後言賜詩先言賜而後言饗行文異耳孔
云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酬之禮左傳曰將賞
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散膳況弓矢之賜
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賦說文云賜也蒙上文而言
即以彤弓賜之也曰中心者言中心實欲賦之非有所

勉強而然如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內忘其臣而外迫於其勢則雖貶而非本於中心矣鐘鼓既設謂設陳鐘鼓之樂以樂賓也鄭云大飲賓曰饗陳錫師凡饗祀鼓其金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今奏鍾鼓鑄師凡饗祀鼓其金奏之樂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筭簋饗食亦如之繇是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其樂未嘗不令奏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笙師饗射共笙鐘之意也孔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析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鄭云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二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

矣但燕或至夜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至
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
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賞不踰時如是嚴云彤弓非
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
也朱子云後之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
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悅之者異矣屯膏衣實
功臣解體至有印利而不忍
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
召兮受言載

叶寘韻子

利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叶寘韻許既翻

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叶寘

韻於記翻之賦也載毛云載以歸也鄭云出載之車也
韓本作佑喜悅也悅其有功也詩話云古者饗燕有
物以章其意謂之右嚴云右與宥侑通皆助也莊十八
年左傳王饗禮命之宥注謂以幣物助歡也僖二十五
年二十八
年皆云饗禮命
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為宥

彤弓
召兮受言橐

叶號韻右號翻

亦叶宿韻

疾救翻 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叶號韻呼報翻亦叶宿韻許救翻

之鐘

鼓既設一朝疇

叶號韻大到翻亦叶宿韻承凡翻陸德明本作酬

之

賦也橐毛云韶也陸

德明云弓衣也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註謂兵甲之衣

曰橐蓋兵甲弓矢皆以皮為之衣故皆以橐名據說文

言橐在車上則上章所云受言載之為載之於車明矣

好亦悅也喜好皆悅但喜淺而好深疇鄭云猶厚也勸

也說文或从州作酬儀禮士冠禮主人酬賓註謂飲賓

客而從之以財債曰酬所以中暢厚意也愚按禮於食

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於飲有酬賓送酒之

幣此章言疇是也飲為饗禮兼言右疇者以饗亦兼食

故也孔云飲食必酬侑之者按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

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註謂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

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又聘禮云若不親食

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註謂君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侑幣公食大夫用束帛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琫璜爵益天子酬諸侯也必琫璜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以琫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琫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琫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琫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琫璜將之嚴云鄭以醕為獻醕但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為訓共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酬酢也愚按此詩三章所言雖無淺深而未嘗無條理首章其總也其言彤弓當先言橐之既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家以示子孫此先言藏者以藏為重故致意言之因藏而推始於載又因載而推始於橐皆丁寧鄭重意也先言貺之者實指其事次乃推言其喜之又推言其好之正發明中心二字意以見其貺之之有所自來也先言饗之是大禮之總名後言右之醕之皆

饗中事必至右酌燕舉而饗禮斯畢亦見其愛賓之無已也言酌於右後饗以飲為主故結言之也

彤弓二章章六句

左傳之說甚明子貢傳但謂天子之燕諸侯混矣

緜蠻諸侯貢士也疑即崇丘

說見草蟲篇小引下崇丘為六笙詩之一見於

儀禮此詩又為諸侯貢士於天子之詩當作於成王之世

緜蠻黃鳥止于

注疏作於恐誤

丘阿

歌韻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歌韻

飲之食

音嗣後同

之教之誨

隊韻

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隊韻

之

興韻也

緜說文云聯微也从系从帛蓋續之精者蠻即南蠻之蠻緜蠻連文朱傳以為鳥聲甚是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蠻也孟子擬南蠻為缺舌同此黃鳥解見葛覃篇亦名倉庚陸佃云凡詩

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庾者賦也倉庾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又名鶯格物總論云鶯三四月鳴音聲圓滑此詩特取興黃鳥者按月令季春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孟夏命太尉贊傑偶遂賢良舉長大黃鳥善鳴正在斯時故觀之而起興止鄭玄云謂飛行所止託也丘說文云土之高也爾雅云非人為之丘李巡云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阿非大陵之阿與菁莪在彼中阿同義謂曲也孔穎達云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曰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取與丘阿者士聲譽著聞超出齊民之上則止于丘之況然尚未離奧深則又止於丘阿之況也道之云遠者謂自侯國而升之王朝其道甚遠也我代為諸侯自我也勞猶煩也因遠道而欲資遣其行故籌度之至於煩勞為下文命彼後車發端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追言其平日盡心教養之事也渴則予之飲饑則予之食養之義也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誨曉教也徐鍇云丁

寧誨之若決晦昧也又鄭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荀子云治國者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使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春秋繁露云君子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按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詘惡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也七教父子兄弟

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
度量數制也凡此皆先飲食而後教誨之事意侯國制
亦同此也命諸侯命之也後車鄭云倅車也按周禮王
之五路皆有副車謂之倅五路之中金路以封同姓象
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然則諸侯之乘此路者亦
必皆有倅車矣謂即命也載說文云乘也諸侯將貢士
於天子命彼典車者以已所有之倅車與之乘之敬愛
之至也又按彭更言孟子後車數十乘則凡從君行之
車皆名後車不必路車之倅矣漢書高帝下詔求賢令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註謂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又駕車遣之是則後
車載士之風漢世猶存益信此詩為諸侯貢士咏也孔
安國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
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一不適
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一誣以爵再誣

以地三詘而地畢漢志云先王之制里有序而鄉有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歲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

後爵命焉

縣

大學作緡

蠻黃鳥止于丘隅

虞韻

豈敢憚行畏不能

趨

虞韻

飲之食之教之誨

前韻見

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前韻見

之

興也隅說文云陬也鄭云丘隅丘角也大學引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按此詩皆以丘為言蓋取高賔之義鳥置身於高賔之地則患害莫之能及故謂之其所止大學引此與邦畿對言正以邦畿為四方之極丘隅為至高之處俱是欲人止于至善影

子善而曰至所謂至精至粹無以復加如仁敬孝慈信
各造其極之類乃絕頂之名人能止於此亦如黃鳥之
止丘隅可望而不可即舊說以丘隅為岑蔚安閑之地
鳥擇此地而止處之為得所止則與止至善之義漢不
相涉故知非詩意也憚說文云忌難也行指後車載之
言畏猶慮也劉熙云疾行曰趨我豈敢憚命後車一行
乎誠慮賢人在道不能疾行以至王國故此命不容已
耳韓詩外傳云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
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
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
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
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
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
微其教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按此雖非
本文正解然摹寫慙慙之意若有合焉飲之食之以下
解已見前上章言命彼後車尚未就道此則行而在道

矣又上興丘阿此興丘隅者丘阿為人所不見之地進而丘隅則人咸得見之喻士之離衡茅而至止於射宮也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按射宮乃王國之小學即虞庠是也在西郊澤宮在近水澤之地皆非當國之中此其為丘隅之況與云歲貢者鄭氏亦以為三歲一貢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縣蠻

黃鳥止於丘側

職韻豐氏本作仄

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職韻

飲之

食之教之誨

韻見上

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韻見上

之

與也側說文云

旁也射宮試士之後得與於祭者有慶謂之慶則當授以爵祿矣王制所謂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時在王左右故以丘側起興與與丘隅不同

隅是丘之一角進而丘側則在丘當中之側矣極之為
言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道之云遠恐不
能至其所故不得不命後車以載之
也當周盛時諸侯貢士之典如此

縣蠻三章章八句

朱子云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
託者為烏言以自比細按飲之

食之以下語氣如何可通五之字皆自我施人而
言豈人來施我之謂乎申培說云大夫適位他國
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是詩蓋彷彿詩辭而為
之說然殊鄙迂不成義理子貢傳則但存王之時
大夫過六字而上下俱缺文鄭忠肅云夫以王朝
大夫踉蹌出奔而乞憐於人如此聖人奚取而錄
之如謂其能見幾而作則宜超然高舉以保貞而
吮吮然飲食是糗似不辭雁鶩之餘粒者志何備
也岐路堪悲尊迷登覺誠不無需於教誨乃以墜
風之羽思振翮軒翥之問輒希後車命載願又何

奢也豈其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耶然易不云舍車而徒義弗乘乎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此則出於衆心之願載若夫俛仰號呼如戰國歌長缺者流斯亦鄙矣序以為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愚按序說於詩意較近所謂大臣即指諸侯也不能飲食之所謂不用仁心也不能教誨而薦揚之所謂遺忘微賤也但詩無刺意序以為刺亂者直以其篇次在白華後並繫之幽王耳必謂追述往時盛事以傷今之不然亦屬附會又王符云行人定而縣蠻諷其意亦與序同

吉日成王蒐岐陽也

竹書紀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左傳昭四年楚椒舉言於楚子

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杜預云

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按晉語叔向曰昔成
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
守燎故不與盟即此時事也所以知此詩為蒐岐陽
者以漆沮之從一語知之詩言田獵不及會盟之事
蓋成王於此時先蒐而後盟是詩之作但為大蒐咏
耳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公羊穀梁皆謂戛曰蒐
當以周禮之義為正愚又疑此詩即六
笙詩中之由庚說見草蟲篇小引下

吉日維戊

叶有韻莫後翻風俗通維戊作庚午

既伯

音禡說文作禡

既禱

叶有韻當口翻

說文豐氏本俱作禡

田車既好

叶有韻許厚翻

四牡孔阜

有韻豐本作駐

升彼大

阜

同上豐本作阜

從其羣醜

有韻豐本作輶辭云吉日兮辰良天子為剛乙巳辛

為辰日十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乙巳辛

癸五偶為柔十二支六陽六陰子寅辰午申戌為陽丑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五

卯己未酉亥為陰對月言日以日統辰故此章單言戊
稱吉日而後章兼言庚午亦稱吉日也曲禮云外事以
剛日內事以柔日鄭玄皆主祭祀言而以出郊之祭為
外事郊內之祭為內事孔穎達駁之謂郊天是國外之
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社稷是郊
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崔靈恩
則謂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所以不及郊
社者以郊社之禮尊不可以外事內事律之崔說比鄭
為允孔叢子云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則日此詩
所咏既伯既禱禡祭之禮也然則吉日維戊即田獵之
日以次章庚午推之後於庚午八日於辰屬寅朱子以
為戊辰非也何以知之後章既差我馬之句知之若
果此日為戊辰則既言四牡孔阜從其羣醜矣何待閔
二日後始行差擇其馬乎又按寅午同氣孟康云南方
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康
貞是也詳見次章既伯既禱田祭也伯通作猶亦作貉

鄭司農讀為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乎社
造乎禡禡於所征之地孔叢子云已克敵使擇吉日復
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鄭云禡師
祭也為兵禱其禮亡其田獵之祭則名之為貉周禮蒐
苗獮狩有司皆表貉於陳前又肆師職云凡四時之大
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
號鄭注謂貉讀為千百之百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
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杜子春
讀亦同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
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邢昺云貉之言百祭
祀此神求獲百倍也愚按貉猶本是一字以百解猶無
乃強解讀貉為百亦未必然又有言祭貉以尊獸者要
皆附會之說以愚意揣之政縣古人讀猶與禡同音遂
訛禡為猶耳禡祭名也故字从示其以馬諧聲義必有
取或殺馬為牲或以馬者國之大事克敵必藉馬故為
馬祈福亦未可知師田皆行軍之事其同有禡祭馬宜

也觀說文既伯作既禡可證今韻會中伯字亦有禡音蓋
繇伯猶相訛而然無足疑者此既伯即田獵之日表貉
之祭也毛傳以伯為馬祖按周禮較人職云春祭馬祖
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賦僕冬祭馬步獻
馬講御夫馬祖鄭以為天駟天駟房也晉天文志云天
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駟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駟
亦曰天廐孔云馬與人異無先祖可尋故取孝經說房
為龍馬是馬之祖先牧始養馬者馬社舊說謂始乘馬
者或云廐中土神也馬步舊謂神為災害馬者一云行
神四時之祭各有所為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從未
聞馬祖有伯之稱也祖者始也伯者長也二義懸殊何
得以伯當祖乎祈福曰禱毛以為禱獲是也戰必禱克
田必禱獲說文作禡云禱牲馬祭也按禱牲馬祭分為
二事周禮甸祝職云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註
云為田禱多獲禽牲為馬禡無疾觀此禡牲即貉祭所
禱禡馬即較人四時之祭所禱皆名為禡也此詩既伯

日庚午

虞韻

既差我馬

叶語韻
滿補翻

獸之所同麇

豐本作麇

鹿麇麇

既禱乃句祝所職也爾雅以為馬祭似誤以禱牲為禱
馬耳又小宗伯職云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肆
儀為位則以伯為小宗伯亦通惟於既字文理似不甚
順田車二句解見車攻篇周禮田僕職云掌馭田路以
田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田路王所乘即此田車是
也驅逆之車謂之佐車下車既差我馬皆用之於驅逆
者阜說文云山無石者爾雅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
曰陵今曰大阜正當名陵耳從從禽也以追逐其後故
曰從醜鄭云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孔云車牢馬健故
得歷險從禽嚴聚以田車四語皆禱辭言告神以將田
獵其實戊日未田也亦似可通但以車攻篇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二語例之明是紀事語耳左昭三年鄭伯如
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
王以田江南之夢楚靈賦詩自擬天子具汰如此
吉

韻說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叶虞韻讀如數與主翻虞賦也庚剛日也外事以剛

日擇馬以田亦外事也孔云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邢凱云古今涓吉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乙亥嘗之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大乙歷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亡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歷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啟宋武帝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又翼奉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

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差廣韻云次也不齊等也按爾雅云田獵齊足即差等其足力之謂也此以給從王於田者吉日庚午乃追述之辭言先此已差馬以待矣見戒備有素也凡四足而毛者謂之獸總名也禮記注云獸者守也言力多不易可擒先湏圍守然後可獲同合會也爾雅云鹿牡麋牝麋嚴云言牝鹿則見著息之意又羅願云鹿自有無角者名為麋鹿麋當依說文作麋云麋鹿羣口相聚也若如字解則麋牡曰麋爾雅麋牡麋牝麋是也鄭云麋復麋言多也於鹿則舉牝於麋則舉牡足盡乎麋鹿之類矣二說皆通漆沮二水名即縣篇之沮漆是也在漢扶風之地漆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沮水與漆水合流至岐山入渭詳見縣篇與潛之

倚歟漆沮不同愚所以定此詩為成王大蒐岐陽之詩者正以此一語定之從猶循也言猶漆沮之濱以行也漆沮與岐陽相近故云然天子謂成王也

瞻彼中原其

祁

兩雅作麇

孔有

韻亦叶紙韻羽軌翻

儵儵

說文豐本俱作伍伍陸德明本作庶庶一作燠燠後

漢書注韓詩俱作駮駮

俟俟

紙韻文選注薛君章句俱作駮韓詩作駮駮

或羣或友

有韻

亦叶紙韻羽軌翻

悉率左右

叶有韻云九翻亦叶紙韻羽軌翻

以燕天子

紙韻亦叶

有韻濟口翻賦也仰視曰瞻中原朱子云原中也祁通作岐謂山道之旁出者愚意當即指岐山也山有兩岐故名孔有甚有也指獸言儵說文云行貌俟說文云大也言儵然而來者皆獸之大者也又薛君章句及毛傳云趨則儵儵行則俟俟則此俟當通作竣言相待而緩行也周語云獸三為羣毛傳云獸二曰友孔云或三

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是其甚有也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悉盡率循燕安也鄭云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孔云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

得其左廂之便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

紙韻

發彼小祀

殪

豐本作壺

此大兕

紙韻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叶

紙韻

力紙翻賦也張說文

云施弓弦也我主天子而言儀禮注云方持弦矢曰挾郝敬云挾夾同兩物夾一曰挾矢在弦上以大二指夾而引之也發發矢死解見騶虞篇嚴云傳言百發百中則發有中否今日發彼小祀言發則中祀矢無虛發不待言中也殪毛云壹發而死也兕獸名羅願云重千斤或曰即犀之特者兕似牛犀似豕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然兕之革堅故犀甲只壽百年而兕甲壽二百年射以得兕為雋故周時美殪此大兕唐

叔虞射兒於徒林殪以為大甲為是武也以享晉封其
後世之臣相與傳道之而楚人招魂稱君王親發兮孰
青兕以為物之偉觀可以娛魂而來之云爾孔云虞人
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
子所發之矢發而中彼小狍亦又殪此大兕也小狍大
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
者射則易中惟不能即死小狍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
言殪言射着即死與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也或云發
見其巧殪見其力勸侑曰御賓客謂從王大蒐之諸侯
也孔云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彼對
大則君為大賓臣為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
并言之劉公瑾云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
不盈之意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醴說文云酒一宿熟
也大選註云甜而不泔也周禮酒正職云辨五齊之名
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
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醴也成而滓汁相將盎

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
滓沈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謂之齊者每有祭祀
以度量節作之也且以酌醴者鄭云酌而飲羣臣以為
俎實孔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總醴命之宥是饗有
醴也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嚴云周官五齊味
薄所以祭也三酒味厚人所飲也坊記醴酒在室醴酒
在堂則五齊亦曰酒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穆生不
嗜酒故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見醴與酒味異也
饗為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既
得禽獸則以為俎實進於賓客又且以酌醴而饗舉行
盛禮也呂祖謙云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
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
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
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馬融云夫樂而不
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願養精神致之無疆
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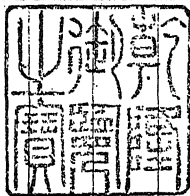
以增盛美宣徒
為奢淫而已哉

吉日四章章六句

序云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

慎微以下非詩本意或曰篇中兩詠吉日所謂慎
微也既差我馬所謂接下也若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則所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者也以此解序得
矣然究於詩義何涉申培說謂宣王畋獵復古火
籀美之焦氏易林亦云吉日車攻田戈獲禽宣王
飲酒以告嘉功總之因毛傳篇次以類繫此詩於
車攻之後遂并屬之宣王耳然宣王自圃田一狩
之外其他皆不見於史即岐陽石鼓舊相傳為宣
王獵碣而楊慎援據左傳且疑為成王時詩矣若
子貢傳以為宣王閱武其謬益甚愚疑此詩為即
由庚蓋以吉日庚午之句取之篇末曰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故燕饗通用果爾則是詩在周公作儀

禮時已有之其為
成王之詩明矣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中